



2

新式期

總字第四號

文壇月刊社出版

勝利出版社廣東分社總經理

藏書館北平立國

文壇

新二期
(總第十四號)

目錄

(卅五年三月一日出版)

自然論集	宗越(42)
戲劇的衣飾與面具	趙如琳(65)
錶	李若川(31)
杜鵑花	林沙而(33)
媽呀！我爲什麼不回來。	陳容子(47)
且等着吧，不久我就要歸來！	宋寒衣(58)
朝暾	盧森(35)
黃色人物塑像	黑白(52)
「四十歲人」	李若川(61)
嚴寒的冬天	黃郭人(48)
病中散記	沈微(59)
勝利草	曾爾(51)

文壇月刊

新二期
總第十四號

發行所：廣州漢民北路七十五號三樓
電話：第一〇五〇五號

編輯委員：胡春冰 陳子殷 朱如琳
陳容子 李勵文 李若川

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五號三樓
電話：第一〇五〇五號

總經售：廣州惠愛中路一六八號
電話：第一〇三七一號

經售處：曲江：八一三圖書公司
全國各地各大書店

承印者：鴻生印刷所
漢民北路六十七號

售價：本報國幣貳百元
本報增刊公開，歡迎投稿！一經刊載，即致酬金。暫定：文每千字國幣一千至二千，詩每行二十元至五十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一〇四號

備註	正文前	封底裏	封面裏	封面	封底
一、廣告先惠後登如製版面議	二萬元	三萬元	四萬元	五萬元	六萬元
二、三月以上者八折連刊兩期者九折	一萬元	二萬元	三萬元	四萬元	五萬元
	五千元	一萬元	二萬元	三萬元	四萬元
	五百元	一千元	二千五百元	五千元	一萬元

錶

李若拙

沒有錶的歲月彷彿無聲的琴，
沒有錶的時辰彷彿無律的詩，
無聲的琴怎好令人傾聽，
無律的詩怎好令人朗誦，
於是，我買了錶。

有錶的人，
最難聽他永恆的滴答的鳴奏，
難聽他滴答，
是死去的時光的聲響，
未來的時光的聲響，
而且難聽他今去的悲哀怎樣結束，
又難聽他明天的快樂怎樣開始的！

沒有錶，
等於生活有了音符，
在過去。

我有什麼低泣而雄渾的生活的歌！
我歌嗎？
難隱形地鑲在我的記憶裏；
我歌嗎？
難有聲地譜在我的稿紙上，
我的熟悉的生活的歌啊！
熟悉的生齒的歌又生疏了，
由於沒有錶，
在無聲的鳴奏，
難有聲地譜了我的歌。

跟着生活的歌也走了！
我的錶帶到那裏去？
在那個可詛咒的殖民地的島上，
饑餓的冷箭向我射擊，
我快弱地帶了錶，
走到當舖裏去，
和看當舖爺議好了價錢，
等到我的手接到一張票子和幾個銀子，
（那票子也如冷箭一樣的，
但我好像撫摩到錶的最後親熱的生命）
又怯弱地從當舖裏走出來，
從此我沒有了錶。

沒有錶的日子，
生活伴着枯燥，
時間失了和諧，
在無聲的歲月裏，
生命的行腳飄飄然來了，
又飄飄然去了。

在靜默的白晝，
在無眠的長夜，
沒有滴答的鳴奏，
我的腦海裏又掀起思緒的浪潮，
記憶與憧憬會合了，
失了寒暄，
幻想與希冀遇見了，
沒有點頭。

沒有了錶，
時間對於我是多麼難於捱待的！

在一切的水恆裏，
我聽不見，
未來的時間的快樂，
也聽不見，
死去的時間的悲哀，
沒有了錶，
對於我是更加難道的苦惱與憂傷！

爲了死去的時間寄與我的遺囑，
爲了未來的時間寄與我的醒覺，
我渴求着錶，
我相信——
在時間的行進裏，
永遠能給我一個人生的啓示！

假如我有了錶，
我的生活，
從空虛的深淵，
爬上充實的高原，
而且——
在那滴答的鳴奏裏，
譜出我的韻律的悲哀，
和鏗鏘的快樂。
不止一次的——

文

壇

我的腦裏帶了一個思潮，

(那思潮，

往往決定我的生活的方式的)

要在預定的時間自己去解決，

我在一條人跡少到的路上散步，

徘徊了很久。

第一個所預定的時間過去了，

接着又是第二個，

思潮依然無法解決，

第三個時間又來了，

我因浪費不知多少時間

終於沒有收穫而感到悲哀……

又不止一次的——

我站在一個講臺上，

(那講臺，

是入海的岸啊)

那一個個熟悉的頭顱，

是我的最信仰的羣衆，

我用銳敏的眼光射着他們，

朗聲地說了一段強而有力的話，

那些話，

比千張宣言，

比一萬張標語，

更能深刻而有力量貼在他們的心上。

我快樂了，

得了減少許多時間的原故。

沒有了錢，

許多悲哀隨牠無聲地逝去了，

許多快樂也隨牠無聲地溜走了！

這幾年來，

(不知多少年啊)

我在時間裏飄轉，

從這個都市跑到那個都市，

從這個戰場跑到那個戰場，

到底不曾實現我的願望——

得到一個錢。

這幾年，

沒有人曉得我那樣珍惜時間，

沒有人曉得我那樣渴求着錢，

當然沒有人肯出一部份錢，

幫忙我買一個錢，

也許廉價買給我一個錢，

更沒有人肯贈送我一個錢。

今天，

我又從戰場歸來的山野上奔跑着，

和一個十九歲的年青的伙伴，

他有一個錢，

我時常在他的身邊聽到青春的音響，

他也那樣珍惜時間，

他把每一刻時間，

都溶解在思潮裏，

工作上，和詩歌上，

但他肯無條件地，

贈送我一個錢。

在這貧苦的歲月，

在這荒涼的山野，

我第一次聽到殷情的難得的

有人送錢給我的聲音；

然而我覺得——

他有着錢，

比我更能譜出雄邁絕響的生活的歌，

我不敢攫取他的青春的琴，

不敢塗抹他的有聲的歲月，

於是我也無條件地，

不曾接受他的錢。

還是無聲的日子，

我無聲地期待着，

以我一點一滴的勞力代價的累積，

必能換到一個錢；

我這樣期待着——

又感覺時間的行脚蹣跚地在行走，

倘若計算起來。

悠長的一天緩慢地過去，

才能爭取那少到可憐的薪津。

我非常忍耐地期待着，

但不知什麼時候能夠得到一個錢！

然而我相信！

終於有一天能換取到一個錢，

我帶着牠，

我的歲月重新有了音響，

又再來譜製我的生活的歌，

它是最嘹亮的，最激昂的，

唱給一般人聽，

他們說：

是人民的歌啊！

是人民的歌啊！

杜鵑花

林沙而

文

壇

(33)

三月飽曬的太陽
給大地帶來了溫暖

江邊的漁歌
和山嶺的牧笛

便用兩種不同的情調
訴說自己的憂鬱和希望……

朝陽掛在山尖上

像一個仰臥的少女

露出了一枚堅實的乳峯

光輝的陽光更用一線線的金絲

爲人們編結一張寬闊的網

去捕捉天真的歡愉

山水是這麼沉靜

原野是這麼寧謐可愛

讓樹林舉起一隻隻手掌

撫弄吹過的微風

撫弄純真的雲彩

晨起的號音奏過了

旗子便爬上了杆頂

上課鈴聲從山崗跌下山腰

從山腰飄到河畔……

早班火車喘着氣

帶着南方的風情

從城市逃出來

校長每天總在憲沿低低祝福

他從沒有忘記那北地的故友

他的心像一隻孤帆

遠離了燈塔

自從第一响炮聲

轟毀了白山黑水的繁華

便帶着失望回到南方

帶着和滿州有深切血緣的妻子

回到南方了

南方有迷人的綺麗

有長年醉人的氣候

校長的心靈却遺留了北方的寒冷

在抗戰的季節

他替人民肩負了工作

跌了下去又爬起來

在祖國反抗鬥爭

開始洗滌着世紀的恥辱

他知道要用真理去射擊

敵人的殘暴

他知道要用智識去教育

人民的戰鬥情緒

他便是一個崇高的希望

他指示着年青的一代

戰爭的毒菌

從海岸的邊沿

蔓延到山谷

漸向大西南的外圍侵蝕

幾次的大捷

却鞏固了外圍的防禦

校長領着年青的一羣

在山明水秀的環抱中

用精神文化守禦外圍的一環

一天學校準備戲劇公演

年青人的活潑

使校長的心田

開了一枝年青的花

他覺得山水更加美麗

祖國更加可愛

鳥兒更會歌唱

也更加重了他對北方

深切的懷念和追想……

一一

春節公演替每個人的希望

爆開了一星光明的火花

校長在傍晚時候

踱向江邊看漁舟追逐月影

一支幽曼的魂情曲

正向江水訴唱：

「麗莉 麗莉

我站在江濱

呼喚你這美麗的名字

麗莉 麗莉

江水給月亮映照得

像妳微笑的流波

提籃的稚軛

猶憶嬌嬌的才姿

呵！在這多情的夜里

我願意貢獻給你的

是我整個兒真實的感情

呵！在這溫柔的夜里

我感謝你吻我苦澀的焦唇

使我獲得了一個高尚的希望

蕭莉呵！蕭莉

爲了扶助祖國從苦難中長出自由

今晚！我們高吼反抗的呼聲

今晚！我們踏盡吹月的影子！

校長給歌聲帶進一個回憶里

他又想起二十年前北方的溫情

那時山樺的有一個美麗的憧憬

他留下回想的深淵

却給一個深刻的印象

使他打了一個警醒的寒噤

校長愛護自己的學生

像母親哺育乳燕一樣

他微笑的對年青人說：

「年青人呵！

你們開始嘗試人生的意味

你們開始扭自己的手摺

建築真誠的理想

你們認識了愛！

但要分別愛和戀

愛的心藏在中間

戀的心却拋在腳下

年青人呵！

讓我從回憶中給你們一些經驗！

燕子在簷前穿梭

像編織微雨的時光

日子隨着下課鈴聲度過

二天後校長發覺二位同學沒到校

他的名字正是江邊相遇的一對

爲着責任和愛護

校長便趕到城市去訪問

帶着一封留書回來

脚步的匆促

打亂了校長平靜的思想！

男的從軍去了

女的踪跡只有一個謎

山嶺的杜鵑花正飄落片片的紅瓣

像飄落留書的字句：

「年年梅雨

同是情淚

酒濕了枯枝

滲透了埋幽地

把黃土里的哀思

化作春花尚憔悴

落紅處處

是染染的紅花

還是斑斑的血淚！

杜鵑啼！——

不如歸去！

每天早晨的鳥聲

有意的打醒了校長

他的心像一隻吹漲的氣球

只有用祝福寧靜自己的情緒

他便在校園遍植了杜鵑花

讓染染的紅花

紀念片片的回憶

二二

杜鵑花茂盛了

杜鵑雀也啼過兩次

「不如歸去！

兩年的時光

只有拉長了校長的思念……

敵人向大西南

又展開一次瘋狂的攻勢

第三次勝利的信息

却加強了校長的意志

他堅貞地守護自己的崗位

守護文化的陣地

當敵騎從火車站登陸

向學校作一個包圍

校長便覺沉靜中

爆發了最激烈的情緒

他率領留校的員生武裝反抗

意外的反擊

使敵人受到意外的最大損失

戰鬥在黃昏中停息

寂靜的原野

聽不到漁歌低唱

校長和他的兒子

壯烈陣亡在杜鵑花下

他完成了最光輝的志願

他的血和精神

替祖國的文化留下最大的榮譽

落日的殘霞映照着杜鵑花

滿山的飄紅

正是烈士的點點鮮血

呵！這英雄的故事

呵！這杜鵑花的故事

願它長留人間！……

羅曼·羅蘭一片豪語

在「約翰·克利斯朵夫」將要進入一個新階段，其中稍嫌激烈的批評可能引起各派讀者的不快時，我請「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朋友們切勿把我們的批判認爲定論。我們的思想中間，每一縷都不過是我們生命中的一個時期，倘若生活而非爲糾正我們的謬誤，克服我們的偏見，擴張我們的思想與心靈，那末生活又有何用？所以耐性罷！如果我們犯有錯誤，還請相信我們，我們知道我們錯誤，當我們辨別出我們的謬妄時，我們將比你們加以更嚴厲的貶斥！我們每一天都更靠近真理一些。且得我們到了結局，再請你們批判我們努力的價值。

朝 暎

盧 森

「……就這樣開始吧：我第一天燒飯，衛起第二天，第三天就是沈樂，週而復始。並且輪到每個人燒飯的那天，油鹽柴米及其他等等也是自備。總之，一切都由輪值的人自担，勞資合一，如果你們同意，就這樣開始吧！」

方生從廚房出來，走進住房裏，雙眼給辛辣的柴烟薰得發紅，那睫毛上還黏着苦澀的淚水，好幾根連成一小束，看去像是一枝寫壞了的毛筆。他講述廚房裏的污穢、瀘黑、濁臭後就提議今後分配燒飯的「課題」，最後一段話是說得非常肯定，不容他們推翻似的。

「這樣是太不合算了，」衛起橫躺在床上，刷的坐了起來，「流輪燒飯我還贊成，一切包辦我却反對，到外面買東西，零零星星的買，不但時間浪費得很多，而且不合經濟學原則，一定辦不出成績來！」

「在這個時候，住在這個環境，我們每個人的荷包都很羞澀，非採用「包工制」不可，你不要以為從法國回來，起碼要學到科學的初步方法來處理這些事。這幾天來照你的提議試辦，事務都堆到我的肩上，而且一切計劃進行你們都不協助，顯然是證明中國人，連留學生也在內，還够不上分工合作的程度！」

沈樂亦橫躺在床上，兩張床沿與床沿的距離不够一尺，遇到兩個人同時進出時非側着身子不能通過，而且房門却正對着兩張床的中間兩步的那邊，所以，當方生說到「連留學生也在內」時，衛起知道方生是挖苦他，神經受了這刺激，起了自然的反應，那垂直着的脚，不自主的向前一踢，踢到沈樂的脚蹠上，沈樂會意似的揮了揮手。

「這樣，我看也很成問題，我有時要到外面去會客，有時客人又來會我，萬一，——這是很可能的，朋友，或者軍政界要人請我吃飯，臨時發起的，那我在海閣旅舟，互勵社，或韶光公寓大吃大喝，假如那天劃又輪值到我，已不能回來，又不及通知，那麼，你一扭扭方生頭斷了兩點地，『你和衛起兩人就要成肚子了，我怎樣能過得這關呢？』

「所以，我不是對你的意見故意反對，事實上確是有許多困難。比

如我管賬吧，一點小數目我都弄亂，走到廚房裏因為生疏又碍手碍脚，不過，你每天幫忙燒飯，為勞特多，我們是很知道的。」

方生「呀！」的一聲正要說時，却被那沈樂佔先的說着。

「我們都是好朋友，在這兒居留也是不長久的，我的事情發表了，只要渝方的電報再拍來，我馬上就要離開這兒，這是你們早已知道了的呀！我看，工作，——這不成爲工作的雜務，還是大家相容下去，『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是現在戰時的口號，全國人民一致擁護的。方生兄，這希望你看在大體上去，我看你也不會這麼計較計較，計較那些不必要計較的事吧！」

「本來是無所謂的！」方生雖然心裏仍不舒服，這樣不是他心願的事務，而且是經常有的麻煩，實在他也不熟手的，不過他的責任心，服務的熱誠較高，能够勉强應付而已。「不過，我不能天天這樣：錢要我多出，力要我多勞呀！」

「我們都是共患難的朋友，所謂共患難，也就是共荷包這麼的解釋，除非是心生在腰背上的人，不然，誰不知道？——我和沈樂背地裏稱說過你已不止一次了呢？」

衛起和沈樂對這種問題發表了許多話，一會帶勉勵的口吻要方生不要弄到「三個和尚沒水吃」的地步，一會以互助的大義表明不是逃避，利用，請他特別原諒；一會再以「人生以服務爲目的」懇請他繼續維持下去。並且重新分配工作，他倆也切實分担一點能够辦得到的雜務，才把方生的堅決的「辭意」打消，而怨言暫不重發。

轉背，沈樂和衛起都互相用眼睛，以手勢和用嘴脣的掀掀，代替一切對不作方生的語言。——並且，彼此理會了以後又睜着眼睛搖頭，暗示如果透露虛偽的痕跡給方生知道，不光全功盡棄，而且以後再用這「方生」也將不會有靈驗。

原來，方生和衛起沈樂都是以極微妙的關係，又可以說是全感熱烈真摯的感情相結合在一起的；

他們三位朋友當中以方生的年齡為最小，實在是不相上下。衛起二十八歲，方生只少六個多月，而較長的沈樂也只多八個月的光景，論外表，因為衛起的相貌以及皮膚的色澤較灰暗，在旁人看來都以為他的年紀最高。沈樂的臉龐寬大，紅潤，光輝，個子也較魁壯而結實，鑲着一個金牙，笑起來有落日光的紅艷，一對肩頭挺呀挺的有幾分不自覺的得意情調。方生呢，溫文雅爾，身材較高朗，頭髮的光而微卷曲，臉色稍清印。——像不會有什麼愧怍停留在他的臉上一樣清白，像沒有一樁陰卑惡俗的念頭爬行過一樣清白。更加他的胸部筆挺，儀表大方，所以在外表看起來，他較沈樂出生日子至少要少減五年以上的歲月。

他是僑生子，家庭的環境很好，兄弟姊妹也多，父母却最痛愛他的聰明、伶俐，不過父母痛他的長處，那長處就給父母悵悵與痛苦；凡是長輩對兒女的溺愛多少都帶有自私自心，從自身的幸福的立場出發，自私自心這把尺已很短，往往不能測太高深恢廓的事理，局限性的幸福芳園，是不能讓健康意志的馬馳騁，每天撥弄算珠子，亦不能算那事業成敗的高尚與意義的抵償；看慣了存貨與購，批出的眼睛，當然也不慎墮墮與粗野的稠疊的，所以，方生和他的父母的思想與理解不同，父母不願意他回國觀及那戰爭死亡的烈火，方生則對它們特別覺得有趣，給聖火照紅了眼睛對祖國身熱忱的熱忱，像鋒快的劍刀對洪水那思想，像燃着燭火的燈籠那樣熱念着勝利的凱旋門，就這樣方生鑽回了祖國來了。

起初，僑運還沒有斷絕，他的父母除了經常匯款給他心裏的兒子以外，凡是方生所到的地方，只要有商店以及地方人士與他有直接間接的關係，或拍電報或寫書信，或寄口語囑咐；如方生在經濟上有困難時，儘量的接濟他，支付的多少，憑單據負責償還。是以，方生回國以後，對於經濟的轉動，非常靈活，及後，因物價的波動太離譜，如洪水淹沒了，個沙灘又撲打上另一座堤岸，無可抵止不能壓制的飛漲，於是，國內的商家大多都不肯墊付了，在這個情勢之下，借一千還二千或三千，他的父母仍然毫無難色的負責還之責，只要方生不受痛苦，他老人家是不會有一口煩惱的嘆息。他的父親對水客黃某說過：「恁人的青蛙，也是喂蛇的？」意思很明白，他有百萬家財都是屬於兒女們的。

可是，方生並不如一般化花公子，用錢相當節儉，除了對朋友們來往以及購買書籍以外，父母的匯款已足敷使用而有餘了，況且他回到貴

陽遇見了在軍委會戰時運輸處辦公的同學時代的老師，這位老師又是方生的同鄉，知道方生回國原籍，當即叫他寫了幾封介紹信，那時廣東的戰時省會遷到韶關不久，各地的入集在那裏仍不很多，而且在戰時正大量增設新機構，不久他就就在軍民合作總隊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熱帶地方生長的人，情感豐富，好像是蔡風椰雨培養起來的；思想奔放，又好像是給海洋的波濤的豪賦所教化而成的，方生在南洋時就熱愛文藝，時常寫些詩與散文，回國後那枝筆仍然——甚至更狂熱地創作，由於人地生疏，許多報刊的編輯先生，雖隨時寫些文章教讀者們不要偶像崇拜，殊不知他們自己也正患着認名不認文的毛病，經常有文章發表的作者，他的作品不用細讀，甚至還沒有閱讀便發了稿，而對一個生疏名字的作者的文章便積壓起來，只管徵稿簡便得如何公開，事實上却有古怪的偏見，方生寫的詩文寄到報刊裏，因為名字生疏都遭過了監禁的惡運。

方生的自信心並不因此而頓挫，他生長在南洋，祖先是廣東的龍市，血性的遺傳仍保有堅決，沉毅，奮發，尤其是冒險精神的優良民性，他經常對「覺到」自己「作品」，亦不難於在這方面的作者的產品，他知道，這是人事上的問題，這難關是關係上的阻隔，如果，和他們有密切一點的關係，再運用起來，就是大綽吧，也是可以打通的，當時，他經常在報紙副刊上看到的名字而且作品確也有點分量的，就是衛起和另一位，合計起來，還是寥寥可數。

在一個集會上，很偶然地他與沈樂並坐在一起。方生得到參加這個集會認為殊榮，他回國將近一年，在報紙上不時地有文化界座談會的盛況的新聞，說他如地球，他不知要有什麼資格才可以參加；沒有人認識他，他又不認識人，更不知向那兒去找門徑，每次出席參加的人，都有邀請的信柬，而他却一次一次也沒有，雖然內心非常嚮往。但是，總是不敢驟然的進去，恐怕會遭到守門的或招待員予他一個冷酷的拒絕。那一次是輪到他工作機關負責招待，方生的出席列為工作部門之一，他到得早，招待着來客，在求之不得竟然得到的工作，自然是特別起勁，招待也特別殷勤，於是引領一批批八坐以後，便和沈樂相達恨晚的交談起來。

沈樂說說聲言萬九而熱情，對某一件事的介紹都盡其誇張的能事，如對他沒有用懷疑的眼光監督他，很可能的給他以熱烈的情緒的小舟，在情感的交流中無痕無影地個個派到深信不疑地地，若對他的話風言舌下

不加以思考，才猜和虛偽並且帶有不正当的目的和企圖便會給打進心門，讓他好雍容不迫地撒一點傲氣去，認為沈樂是了不起的人物。

沈樂抓着一隻黑色的手提包，裡面除了一些信件雜物以外，大部份都是他未發表的作品，有些是寫好了一半，有些正在開始計劃的綱領，平常遇見了朋友一觸及到寫作的問題，或許談到有關於文藝類似的話料他也一拐二拐的拐到創作方面的「主題」上去，把他的作品翻出來陳列，並且超常的歡暢，笑得那上下的嘴唇如同一朵將要凋謝的花瓣似的綻開着。

當然沈樂和方生一談起來，這套把戲又照樣的搬出來重演，他自我介紹着說：

「這部作品是開明書店特約我寫的，稿費早已透支來用完了，實在對不起老友邱生兄弟！」隨即翻着得意的句子來讀着。

方生回國後的苦惱，正是無法和各地的編者取得密切的聯繫，連本地的作者也認識不到幾位，現在，居然沈樂先生有那麼廣闊的交遊，探知了他所說的「邱生兄」就是葉聖陶先生以後，在傾慕上又加上了敬佩，爲了恐怕「過後難逢呂洞賓」，方生傾出他最高度的尊敬，把沈樂的地址寫在手冊上，並且約他明天到藍雀西餐館用膳。

沈樂在軍管區司令部任一個小職員，是喜歡濫用聰明。平日對文藝界的動態確爲留心，對作家筆名致特別有興致，如果談起全國的作者編者，他像一本調查表那樣清楚，加上他富有誇大狂的口吻，比任何的表冊都要令人容易記憶和覺得有趣味；他指起指頭來計算，當方生詢問起文藝界朋友的時候，而且問起一個他必然答上了三個以上，將彼此的關係，活動情形，寫作門類、風格、和聲托出，而且把每一位作者和他的交遊都說得很深，繪形繪聲，儼然若有其事一般。

方生在他煙燻醜陋的語言神像座前崇拜到五體投地了。此後方生趨附着沈樂，將自己回國後的作品請他指教，希望能夠予以提拔，介紹給報紙副刊編者，冀能得列另眼賜以刊登。

也就由於認識沈樂，以後便和在時常有作品發表的衛起認識了。衛起因爲他的浮泛的情感衝動得太利害，利害得近於暴燥，處理自己的生活的又不得體，應付公文更無法討得主官滿意，他那種生活態度的浪漫色彩，濃濁得使人可怕，連許多同事也沒有一個會高興他，有人輔導他他不聽擺出亂子，無人照顧，督促與忠告，濫亂的事件便會不斷地發生，發

生了以後科室主管又不和他負責，相反地還施以輕重不同的壓力；加上同事離開他的友誼很遠，自然免不了有幸災樂禍的心理，雖然他的文章的影響在不識其人的心中日受推重，但是，它們都無力爲他解圍，或援助他去挽回出了禍人們對他惡劣的觀感，因此，主管官輕鄙他，同事們奚落他，衛起在這個不適宜寄生的環境中，此排擠的被挖去了職位。

失業後的衛起在回鄉會裏，方生一有空暇就去拜望他，在這個專門的賓客稀疎的衛起，有一個他的讀者方生經常來臨，不消說是求之不得。本來就沒有架子的，在這個時候就有虛架子吧，也不想擺起來拒絕失意時需要的友情，因而他也特別支付出大量的熱情來接待方生，在傾慕與需要的兩大吸力之下，不多久，他們便成爲，對很貼心的朋友了。

方生的經濟環境較他倆都來得優裕，十次見面約有六次的茶飯，每次都是無爭而有讓的推由方生付賬，方生的生性酒脫，並不因爲次次付賬就減少對他倆的敬慕心，他認爲付賬是他的義務，他所要求的權利是他們對他要好，有機會時把他的作品介绍出去發表。

沈樂對報刊編者們實在都沒有深交，他自己的作品送去能不能刊登，在他內心裏仍有無把握的哀愁。他所說開明書店和他出版的集子，不用道都是目欺欺人的話。他的長處，就是喜說大言而不慚，被人拆穿了虛偽的面具，仍能厚着臉皮去招架，從容不迫地極力揮霍之詞來掩飾，因此，方生把內心的渴望與要求掏出，請求沈樂幫忙的時候，次次都給賣弄玄虛的把戲要了過去。

而衛起呢，和一般文藝作者的關係是好一點，因爲他的生活態度不嚴謹，許多人對他共通的感覺，都不能佔有優美的印象，是以，要介紹作品給他們發表，苦於難以啓口，有幾次走到副刊編者的編輯室，遭受一股冷淡，一腔熱烈的情緒不明然的自動撤銷，再加以糾者老不談起作品上的問題，又毫無意思請他編者惠稿，他便更怯於啓齒了。結果空走了一趟二趟，懷着自慚自疚的心情回來，第二次見到方生時，劈頭便很悔氣而好憤憤地罵道：「他媽的，一連去了三次都不在報社裏。」只好把「原稿歸趙」，說是有機會時先和他們接談然後再帶稿子去。

方生在這個時候，因爲他工作的機關奉命結束而失了業。沈樂也說最近要到重慶去，又部長有電報來，他把那電報逢人都送給他們看，方生極其當然轉遞過的大數不止一次，因此上，他就不再撈這份差

其而辭了職。——沈樂被免職高明的卑鄙的偽裝，他倆是不會知道的。在這個情勢之下，他們便一起搬到公寓式的旅店裏來了。

搬進了以後，最先是由旅店的老板包膳食，開始一二天飯菜馬馬虎虎可以塞飽肚子，再經過幾天便越來越不像樣，老板借口米漲漲了價，連每頓飯的數量也限制起來。凡是有工作的人，每天專心專意於工作，把精神寄放在公事上，雖然忙忙碌碌，往往飯量反而減少；到了失業無事，消化力故意為難似的特別健旺起來，本來經常喫兩碗飯就夠的，到那時吃上了三碗還是覺得飢餓，詩人所寫的詩句：「每到荒年飯量加」他們都有這樣的同感。

老板爲了營利不能遷就客人的意見，尤不肯接受他們要虧蝕血本的苛求，而他們又因爲一餐肚餓餓成爲餐餐飢餓實感痛苦，結果是計謀尋求解決，歸根結底是自立爐灶。

這是經常的麻煩的事，新成立時，彼此都很起勁，不到二三天難題又壓了過來；而且這個難題就是從合力對外，變爲彼此推諉而引起內鬨前的惡劣氣氛。

衛起和沈樂的骨子裏多少帶有點先進，或者長輩的自高意味，瑣事推諉給方生認爲並不是過分，後學後進多勞動服務，多少也是應該，而方生則認爲多付賬，甚至完全由他負擔，當他從父親囑咐店號支到了款的時候，則毫不在乎，（他耻於一般人用了一塊錢在他人身上就想取回一塊錢的代價。）不過，他向來都是嬌生慣養慣了的，關於炊事的麻煩，他却委實受不了，因此他會這樣憤慨的建議。想不到堅決的提出了以後，在二與一之比下「提案」通不過。由於這麻煩苦悶的刺激，他把心尖上飄揚着敬佩衛起和沈樂的旌旗亦漸漸的倒卷降落。

一天傍晚，他們在河濱散步。在促的旅店裏，在低矮的廚房裏彼此的心給惡劣的環境所困擾，都各懷雜亂的不同顏色的鬱鬱；他們老是不肯公告出來，讓友誼去融和、慰恤，只是暗地裏各顧各的秘審地尋求頭緒，想條分縷析，加上煩惱、焦急那些心理上的敵人從中搗亂，往往愈弄愈糟，所以，有時會毫無理性地遷怒於朋友；究其實，他們都沒有什麼仇恨，因爲彼此都沒有說出來，互相猜疑，神經過敏的亂想，彷彿雖然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擱在心頭，現在，他們吸了一回江干的新鮮

空氣，舒暢了一回胸懷，彼此間又感到無限的快意和貼切了。

夕陽的餘暉，染得那天上的浮雲像一幅靜美的名畫，烘烘到江面的鄰波如碎金散錦，稀稀落落的漁船，停泊在兩岸，生着熊熊的柴火在燒晚餐；在下邊浮橋上下羅列的客艇，練成了一層浮市的模型，灶爐中的火閃着紅紅的光燄，不斷地縱跳，又隨時無能爲力的收縮；聽它們不住地跳躍，像是要歡迎那天邊的彩霞的輕姿，又好似在探頭張望浮橋上往往來來的小姐們的靚影。

一會，那浮橋兩邊的行人，停止了脚步，他們不會想到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意會到開橋過船的時間到了，對面的帽子峯投影到江心裏來，愈覺得藍暗，而江水也收斂起笑容，苦於它在胸臆上沉重的壓迫似的也漸漸板起了有怒氣的臉孔；在那沙灘上的水鳥，趕回深林時「噹」的一聲尖銳的鳴叫，如果應不見牠飛行的方向，幾疑爲是江水痛苦地發出來的。

沈樂那時咬着一支烟斗，雙手交叉在胸前，擲出狡黠的眼光給遠天的暗雲上，他帶着昏黃，尤帶着黑夜，他想我是一輪下山的太陽，正在向人們看不見的地方旅行，現在人們還沒有認識我的工作的能力，那些不明白事理的人，徒看表面，歡呼浮泛的事功，這是敷衍的見解。他想到這裏，認爲這獨到的見解應該說出來給方生領略，領略。

「方生！我現在和你談一點道理吧！」

「談什麼道理？」在前面遙望着浮橋開處，逆行的舟子們，注意力集中聽沈樂的叫聲的方生，給他一叫，停止了步伐，扭轉了頭來。

「你有什麼道理可談！」跟沈樂斜肩不並的衛起也不信任地說。

「創造一樁事業，在暗中進行，還沒有被人看見以前它的艱苦的歷程是沒有人歌頌的。」沈樂抓緊烟斗用力扔去裏面的烟油說。

「這是當然的呀，創造事業，不一定就會成功，而且那事業的成功是否對大家都有福利，是否都同感需要，且不談它，爲什麼這歷程要人來歌頌？」

衛起提出反駁以後，連方生也不同意地說話了：

「我想，要人歌頌，要人贊許的事業，是庸庸的工作，我們要站在國家民族立場無所爲而爲，那才算是英雄的本色！」

「嚇！」沈樂傲慢地從喉頭吐出這聲音後，接着說：「福利是身受以後的反應，要是受到了實惠才發出來的不是歌頌而是感激；我說的

歌頌是自發的，是詩人的。比如，太陽現在西沉了，我們就要爲他歌頌他的受難，歌頌他的未來的新生！能够有先知先覺的，才可以載起人類偉大智慧的英雄的冠蓋！」

熱情帶暴燥的衝起，把插在褲袋的手抽出來加強氣派地說：

「如果這樣說來，我們應該要歌頌魔鬼，要歌頌夜梟，要歌頌希特拉了，魔鬼會使人們恐怖，有牠艱苦的歷程，夜梟的殘忍自有牠的氣力和武器；看希特拉的「我的奮鬥」組織何等艱苦，而他現在正打席捲歐亞囊括世界的大算盤呀！……」

「我就歌頌希特拉的，你們總是給舊道德毒害得太深，給有目的的宣傳麻醉得太厲害了，老希是英雄，是蓋世英雄，他有他的驚人的智慧，他能旋轉乾坤，我們如果不是站在中華民族的小圈子裏，高昇到宇宙的極峯，世界人類的高塔上，你就可以知道，人類最宏偉的聲音是誰？而值得高歌的是誰了。」

「沈樂，你說錯了，」方生勸告似的搖着手掌「人類的努力是有正確的方向的，有意義才會產生價值，有價值逐步付諸實施，才有成功，也才值得人們歌頌！真理好像是地球繞日的軌道，任何人的歪曲也是不能改變它的方面的。不論任何一色人種，都會有共通的要求，所以，英雄與魔鬼，人們在意識上自然能够分辨出來，如果強是爲非指黑爲白，這是生的執拗，死的服從！」

「嚇嚇，什麼是黑是白，什麼是是非，方生在你的腦子裡仍是很模糊的。」咬着烟斗，用齊齒音說着，說到這裏才拔出來，「如果一個初生的孩子，「白」的對他說這是「黑」的，「黑」的對他說這是「白」的，他長大了起來，你以前對他說稱讚的「英雄」，他便指爲「魔鬼」，而真正的「魔鬼」，他又盛頌他爲「英雄」了。你是僑居南洋，衛起會到法京留學，假如你不懂粵語，人家說「丟那媽」就是「吃飯」，你叫人吃飯，也說：「現在「丟那媽」吧！「八格」說是「抽烟」，你以後要抽烟，就說要「八格」了。」

暮色已很濃，遠一點的燈光，放出很長的芒刺來，他們身旁走過的人行人聽了沈樂的話段話片，也會心地好笑，幾次回頭看他們興奮的狂妄。「名詞可新定套騙，本質却不能否定推翻，烟是烟，飯是飯，英雄

是英雄，魔鬼就是魔鬼，人的進步是不斷地學習矯正而得到的，人的一部歷史也就是從荒唐得到合理的生活的記載，事實不容歪曲，一個老和尚不論如何地欺騙小和尚，說「女人」就是「鬼」，那位小和尚愛「女人」的本性，仍然不會給老和尚弄去虛亦跟着遷移！——因此，我對你的高見，根本不能苟同，沈樂，要是你再立異鳴高，逆情干譽，將來是不堪想像的！——衛起你以爲怎樣？」

「對呀，對呀！我們創造事業的歷程中，只有自動自發，不是被動強迫，譬如，我們每天寫文章，完全是爲義務加上興趣而創作着，在創作時人們怎樣隨得你寫些什麼？如果你在構思時他就歌頌你的作品偉大，這不是胡鬧，也是瞎捧呀！」

沈樂是不會屈服，而且不肯屈服的，只是說：「你們不會了解我，我也不希望你們來尋求了解！總之，我愛夕陽，我愛黑夜，黑夜是黎明的母體，你們只能認識牠的兒子光華燦爛，忘記了牠的母親；只知歌頌電力汽力的偉大，却忘記了牠的祖宗富蘭克林，瓦特……」方生，你將來我才不敢想像呀！」

他倆沉默了，只聽暗夜裏的河流對沈樂的意見噴有煩言，似作長期的抗議。

虛張聲勢，專以誇大撐持表面的油滑大王——沈樂，越來越無聊了，一次方生和衛起在傍晚出外了，留他一人一人在房，不知他攪些什麼鬼，等到他倆回來，說是房子失竊了鏢，墨水筆，羊毛衣等件。

他倆當初還不敢疑是沈樂扮演的把戲，不過，切實調查起來，店老板及住客都出來證明，這座房子在衆房的中間，隔板壁的两个旅客又沒有外出，並無聽見其他的動靜，除了沈樂先生以外。因此，他們都暗中明白，這不是外盜而是內賊。

幾天以後，方生已在縣動員委員會找到了秘書的工作，衛起呢？難然的職業尚未成功，也不願再在這兒久住，遂回了同鄉會那兒去了；只有以前說是候×部長電報赴渝的沈樂，已不能再作久居，又無地安頓，只好冒名留法同學，搬到了同學會那兒去借住。

有調查表那麼清楚的沈樂，在本市內的留法同學會的確可以隨口背出十幾位以上，可憐的就是實際的學識和實地的經歷，偏偏不同情他，

憐憫他。巴黎、里昂、里昂河那地地理常識他粗枝大葉地可以談上兩句，巴爾扎克，波多萊爾羅曼羅蘭，紀德，前代當代的作家也可以侃侃而談。要是談到法蘭西的語言，以及法文的深微奧妙，本就可把沈樂難倒的。但他仍然誇大亂談，左糊右混，因此鬧出了不少笑話。

要是，他能沉默，安靜，矜持着，那些留法同學還可以閉起一雙眼睛，明知故作矜持，得過且過。但他却以虛立，誇張的手段，喧賓奪主的太吹太擂，弄得無人不討厭。終於在一次理事會提出討論，決議要他撤職辭職，或找別同學來證明，要不然就要當眾譯一篇法文，這才壓倒了他不知誰的「南郭先生」。他見勢頭不對，很委屈似的撒了回去。

在這德家的心目中，以為招搖撞騙的人不登正軌，不走大道，前途是很渺小的，危險的；但是，在沈樂的眼中看來是一條條大路通羅馬，強者執法，弱者玩法，只有像道家者流，稍一觸及才會犯法，他覺得他們的道路太正當了，太依軌軌了，天性不能發展，人性不能表彰，人生整個過程中的活動，局限得很；行為的天地，狹窄得很；因此人的生命都在孤孤寂寂，畏首畏尾中耗用過去。他利用功生濫過了一段頗有意義的生活。在留法同學會也充實了一段有紀念意義的日子，他想：再過些豐饒的生活，充實一下自己，將來寫起文章來不難做世界文豪啦！

他遷到一家旅館裏，他不稱為留法學士，改自封為文化委員，認識了一位從湘衛來的書店老板，經過一番自我介紹以後，那位老板便「沈委員，沈委員」的親熱地叫了起來，照例又搬出他的已成或未成的作品，並且說「X雜誌，X雜誌就是他去編，那位老板對此地的人事不很相熟，請他吃飯飲茶抽煙，在沈樂看來是萬三分應分，就是賺騙三兩萬也不能說罪惡滔天，他送小心，他和他到各書店奔走，他把「他編的」X雜誌發書，其他按期推銷，許付他負責全湘省的經售人，那老板也極樂意，折扣的確是比別各家書店來得優待低廉，沈樂故示清白，裝扮老實忠厚，結果那書店老板怕青價狂漲，同時以為「委員」的身分當然不止抵值三五萬金，委託比身價更低的數目，自然可以信託的，這一次沈樂學不計其數，便撈到了三四個月以上的購宿費了。

為了貫徹他的誇張是人生的寫意的主張，賺富濟貧這一門工夫他是慷慨樂為的，他找方中衛起吃飯，又誇口說是X部長那邊派來的旅費，他現在要帶一位同伴，不久就要走了。

事實上他借這股頗為龐大的經濟力，送禮，請吃飯，在這瀟湘殺財的河流裏，他揚着謀差事的帆，暑盡討好寶勤，在籌募慰勞會便撈到了一個頗為肥美的職位。

那時衛起也進了政治部政治大隊任了少校大隊長。每天在強烈的陽光下率領隊工作，皮膚更加赤褐起來，彷彿古銅鑄造的那樣健康結實。方生除了原任的職位以外，又兼任一個豪富人家的英文教師，每兩規定的時間是在清早。每天清晨他夾了一個皮包在晨風中來往，呼吸着潤滑甜暢的空氣，他要黎明，他意識到這個時候，是從黑暗幕簾中伸出來的花朵一樣芬芳燦爛，像是鍊鞘裏拔出來的明亮的鋼刀那樣鋒快無比，——胆怯的人早了心寒，胆怯的英雄便如抱了一輪旭日；方生常常邊走一邊想：我要如朝暉一樣，將我的事業，為人類的幸福而普照，要早點起來，撕破一切雲霧和重霧，這在本身發出來的金箭，一枚折了又再一枚，千萬條碰碎了，再發放千萬倍的千萬條去，我要使人生的事業放光，使環繞我的人敬佩！……

在這個時候，方生的詩文陸續地在報刊上發表了。也就在這個時候，他忽然不見，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幾年來，整個世界的戰爭爆發着高熱，死亡的烈火瘋狂地亂燒着，有些縱火的國家滅亡於火窟中，有些給燙得焦頭爛額，有些借着火的力量風馳電掣飛躍前進，有些在火海經歷萬險而新生。中國經歷幾百次的狂襲昏迷的亂離，沉痛的迎擊，以最艱苦的支持排山倒海的攻勢，亦同樣以咬牙忍痛的抵抗，去撲滅那烽火狼烟……

世界太混亂了，人類，——尤其是中國的民衆刺痛太深了。這三位青年，各抱各的志向和信念，向地獄一般的世紀中掙扎，圖騰。沈樂固執地濫用虛空，誇大，取巧，欺蒙，在掩飾自己，在戕賊自己，弄到坐過牢，患過大病，整個心驚千瘡百孔，人格破碎支離；衛起呢，忠於他寫作的狂熱，保持戰鬥的精神，奔馳湘、贛、閩、粵。因為戰事的急轉，跟着中國的命運的好逆而歡愉和悲感，幾度疏散、撤退、逃亡、丟失了衣物稿件，事後又得不到點滴的津貼、救濟，困苦天天增加，然而，他能安貧守困，仍不愧一位前進的文人本色。最出人意料之外收穫的，却是忽地不見，以後又毫無消息的方生。

二年前他得到東主的嘉許，幫忙，極力的推荐與中央宣傳部又秘書，赴豫的前夕，那位東主對方生的英俊有為，非常看重，並且告訴他機關團體裏人應事的訣竅。這「酬世經驗」，這「處世哲學」雖然在靈魂非常純潔清白的方生聽來，不無多少卑鄙，但是那位東主老是反復勸勉他，說是在人心的孔竅嚴密封鎖，要打開那一道道各不相同的機智重門，就非得有如意的鑰匙不可；人與人之間，關於信賴的託付罕有不附帶條件的，難得自動開放倒履相迎，而引你登堂入室的；原始時代的質樸、純真，變為今日人類最高的理想，瞧吧，憑文取士，選賢任能……這些漂亮的字眼，早已在談話系統關係，或巧言令色，或禮上往來下所忘懷，撇在一角，讓塵封土壘變為黯淡無光。並且叮嚀他要眼明手快把握時機，而且要厚顏、糖甜，得法運用它的神妙，自然便可以處處逢源，那東主又自白地說：『這是我經歷積累的智識，平時我不隨便告訴人，我看得很透，那些憑感情的熱誠支持的青年們，他們初投入社會，直覺到社會門路逼酒陽光，曹設着門鎖，可以舒暢地大踏步走，自由自在地進出於高貴人家的門庭，並以爲奮本上的英雄，名人傳記那樣，到後來必得優勝，努力播下必得收穫的歡呼，古往今來在屈」的人的數目多到不能統計，要是不明智一點，熱情一消散，精力一衰枯，像我現在，就到了有心無力的年紀了，所以，我期望你這一行，比以前回國時更多人歷經，更多戰鬥機謀，打一個好仗，打一個出色的勝仗！』

方生聽了東家的一席話，甚覺有幾分道理，批判地接受了以後，便離開了粵北的芙蓉山，和滇江武水，踏過了西南的高原到了重慶，好順利地進入了一家屬於中宣部的報社做記者，他明白地會做人還要會做事，會做人是方法，是手段；會做事是學識，是智慧，而且人要做得似樣，要有好思想，要有新見地，要有高尚的人格，要有聖潔的靈魂；要把事做得有意義，有光輝，就離不了爲衆，爲群，爲國家，爲人類，傳統的處世方法是腐敗的，沒落的，頑固的，封建的，墨守成規的應事策略，亦不是時代的，進步的，新青年的，前衛的人們的尤物。他刻苦耐勞，他有爲進取，爭取工作成績的表現，以人性的光明，博得凡認識方生的要員都稱道他爲標準的青年！

如果以沈樂的追求喻夢，他的夢是病態的，夜夜都是噩夢，變爲可怕的夢遊病患者一樣，忘記了社會國家，也忘記了受難的土地，遭殃的

田園，更忘記了自身在當前應負的責任，官無目的地亂跑狂闖，結果失敗，墮落，陷入了無底的罪惡深淵……

再以衛起的苦幹喻夢，他的夢是勞頓的，午睡時的苦夢，他夢中不斷地營求，創作，但是，他的胸口被什麼沈重的東西壓着，他要跑，艱苦地走不動；他要叫喊，發出悽絕的囁語，而夢裏又無人援助，甚至只見那些魔鬼，吃人的兇禽惡獸向他圍攻進襲，在一次次危難中解覺過來，拭去了眼淚，揩去了額汗，才知是一場精力無謂的虛耗……

而方生的事業開展順適喻夢，他的夢是美麗的，早晨睡醒足够了的希望和理想，他計劃分配時間，運用財力，發揮精神，更進一步積極把握天時，爭取地利，運用人情，他又遠離女人，善待勞苦大眾，……於是，他的理想的營求逐步兌現，希望的計劃着着成功，成爲事業的龍，結成福利的甜果……

現在，他們跟着復員歡呼的熱流，從不同的地之角回到「南方的大城裏來。

沈樂像一條瘋狗那樣，夾着四年前未完成的稿子，在計劃寫的稿本，那封面封底的厚紙皮已經摸到薄黑破爛，不敢再向人們誇張說是交給大書店出版，只是憤懣地說着：『這是我的墓，我的碑……』

衛起仍然不斷地寫作，漸漸地由佃農的卑微，進而爲自耕農的地位，他在政治部主任中校股長，編一份報紙的副刊，拉一點外稿，自己也經常應時應景的寫一些，他發表的作品，經過幾次的丟失，仍存有一小部份，時常換換着它們，對朋友們說：『這是我心血血血的結晶，我的生命、靈魂裏的光明！』

方生奉中央使命來粵，在接受好僞文化事業的機關負有一大部職責，操有重要的權柄，他不大搖大擺，亦不高視闊步，他認爲所謂遠官要員不過是當局付託給他担荷更重一點的任務，可以給與亦可以剝奪，這不是「創作」，而是「抄襲」，最多不過是一個「翻譯」的工作，他要以他的意志來振轉社會的人心，以他的心血來築成燈塔，以他事業的輝煌變成旗幟，一樣忠於他靈魂裏的真美善，創設書店，報社，印刷所，出版社，通訊社。他現在再計劃組織劇團，創設一家文藝中學，……

方生的事業的輻射，已打破了黑暗的牢獄，排除了霧障，輻射有熱有力的光芒來了。

自然論集 (讀論隨筆)

宗越

一、雖巧而不見剗刻之痕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有一節說：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剗刻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兩細着水面為瀉，魚常上浮而急，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喚唐諸子為之，便當入「魚躍鱗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繡金梭」矣。

這里舉出來的例証具體適切，但解說頗有問題。細雨微風兩句亦在「用巧」之數，這難道是真的麼？但若不是在「用巧」則何以能使人有「用巧」之感？其天然工妙處究竟何在？我的意思老杜這兩句決不能說在「用巧」，因為如是在「用巧」，便無論如何難免有剗刻之痕，而這兩句確實可說沒有。沒有用巧而讀的人却起了「用巧」之感，這不是作者的過錯，而是由於讀者的錯覺，他們把凡是精微細膩的描寫都一概派作「用巧」的結果了。殊不知對於能夠並且習慣於縝密尖銳，精微細膩的觀察的作者，作這樣的描寫實際是很輕易的事，並用不着一定要在文字上去做苦苦的剗刻。惟其因為過去的人大多數只知道在文字上去追求精微細膩的描寫，所以許多讀者就會有這樣的錯覺；又惟其因為這樣的追求決不能真正達到精微細膩的境界，所以他們對於能够達此境界的就驚嘆為「巧」極了。如果「巧」就是「妙」的話，那麼他們的錯謬就在沒有認識清楚「妙」的真正來源究在那里。老杜這兩句本就没有用巧，當然就不會有剗刻之痕。然則妙處又從何而來呢？說穿了，只是「自然」而已。字中原本有「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這等景物，老杜不過是體察到了別人所沒有體察的，領會到了別人所沒有領會的道等景物，

以及對於這等景物能够發生的情趣，表現了出來而已。把這所表現了出來的，說它是「工」也好，「巧」也好，本質上却只是「自然」，只是「真實」。如果不是自然，不是真實，便決不會巧妙，「魚躍鱗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繡金梭」，裝飾是裝飾了，妙於何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古人說「工」字多有不當，常常解為成了「工整」之「工」，這許多詩人的實際作法極有關係，因為他們之求「工」原不過只想達到整齊，對仗，堂皇，鏗鏘的境界。真正「工」，或者說求「工」的真實目標則決不是一種形式上的追求，而是要達到與「自然」與「真實」的諧和一致。所謂「作詩蓋工」這一類的話，應該只是表明這種意思！就是詩人所以能達到這樣的高度，這樣地切合自然與真實，他會盡了絕大的努力，曾經極苦的追求。「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若不是觀察有素，而要你即時去追求出這一種景象，真談何容易。穿字點字，以為硬是「用巧」出來的人大錯特錯了。

二、費力不討好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看到或經歷到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契訶夫會說有些人講話時因為想裝得聰明些却反而變成愚笨不堪了。詩里也有這種情形。唐子西詩話里有一節說：

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陶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

石林詩話卷上亦有一節說：

「開簾風動竹，疑是故鄉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見唐人小說中，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意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目以爲工處着力太過，何但詩也。這里山僧兩句雖然不乏風致，但語意的確不如陶詩之自然，陶詩深蘊著一種質樸閒淡的情趣，絕無半點矯揉造作的意思。開簾兩句亦自然

不至，律例詞句便差了一點，但比之於不律仍自在得多。其實，谷原來那詩有什麼情，不過摸樣擠邊，因友造情而已，而其情則仍灼灼可也。

費力不討好的原因我看至少有兩個：一個是本無此種情意，要勉強寫之，以其本無，所以要費力，又以其本無，所以雖然費了力還是不能討好。另一個是雖有此種情意，但在程度上不夠飽滿，因此也在要求上不夠迫切，不飽滿不迫切而亦仍要勉強為之，所以也落得個費力不討好。

詩是最精粹的一種藝術，它的本質是要以少量的字句傳達最多的事物，而每能收到極大的效果。因此若不是先有了飽滿迫切體察有美的情意，就決不能產生好詩，可能有的，便不過是各種程度的費力不討好的東西而已。

三、初日芙蓉彈丸脫手

右林詩話卷下又有二節說：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休稱謝靈運為「初日芙蓉」，沈約稱王筠為「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為，而精彩華妙之極，自然見於造化之妙，靈運諸語，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極便，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

要達到這兩種境界的確是不容易的。但也並不是竟連路徑都不能有。初日芙蓉，可從自然入手，惟自然所以有生命，惟有生命所以有生命的姿態，而落落落落格和俗套。「初日芙蓉」是果，自然就是它的原因。「彈丸脫手」則可從圓熟入手。圓熟不僅指技術，尤是指的對事理認識的周詳透闢。一旦對事理的認識已周詳透闢了，表現上的精圓快速，得心應手，便亦不是難事了。

高爾基說才能是從對於工作的熱情中成長起來的，才能在本質上不過是對工作，對於工作過程的一種熱愛。又說如果缺乏了對於工作的熱情，祇對於讀者而發，這兩個條件，那麼要寫作熟練是不可能的。然則當從自然，從圓熟入手之際，如果更能瞭解到所以如此做法的藝術上的理由，以及這種真實的藝術可能在社會的進程上發生多麼巨大的影響時，那麼要達到這兩種境界的把握便也格外可以增加了。

一切藝術的成功決無其實沒有什麼秘密，那就是：從自然始，以

自然終。這詩的價值就在「自然」的展開與深探的掘發上。

四、詩家妙處

詩家妙處在自然，我們正可以謝靈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兩句為例。凡是讀過這詩的人，都能知道這兩句一向是被稱作極好的詩，雖然未必個個能明瞭它的好處。惟其不明瞭，而又不甘隨聲附和，所以也有人提出了異議。例如馮誠冷在夜話卷三就有二節提到：

舒公云：「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謂有神助，其妙意不可以言傳。而古今文士多從而稱之，謂之體論。獨李元膺曰：「予反覆觀此句，未有過人處，不知奇於何從見其妙。蓋古今佳句，在此一聯之上者尚多。」

這里不必比較他這一聯在古今佳句中的地位，但李元膺沒有能明瞭這一聯詩的好處，是事實。他為什麼不能明瞭呢？而且這一聯詩的好處究在那里呢？右林詩話卷中有一節說：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言苦難者，往往不悟。鍾嶸詩品論之最詳，其言云：「思若湧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臨，荒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直尋。……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

又王直方詩話引出承君的解釋說：

池塘生春草，蓋是初起忽然見此為可喜，而能道之，所以為貴。棄由兩人的解釋我以為很中肯要。初起忽然見此，生之意，情景諧會，欣快流溢而了無雕飾之迹。這一聯詩的工妙正應從這種能在平淡的描寫中達到情景交感，而又在交感中能夠影現出生命之深永的樂趣——之處去明瞭，而不應從文字表面的修整或奇怪去追索。這樣一種了悟，或說是默會，雖然是常常能夠到的，但決非出於矯揉造作。詩人能寫出這一種自然出之於人，而又並非人人能到的深遠之情，所以他的作品就能成為提高一般人的東西。「自然」是工妙的基本條件，「自然」而又「直尋」就是工妙的惟一保證。

其或能說「自然」，則必到這「自然」之後始能承認是真正的自然，亦就是說，「自然」的才是真正的自然。又其實「自然」的東西無不「深遠」，所以顯得不深遠者，不過是識眼之陋見得近而已。得其遠而不得其深遠，可以無害於世人，尤其能寫出中等的作品，若是得巨大的成就，則畢竟非苦若苦博鬥到那深遠的東西不可。

五、自然有佳處

吳可藏海詩話有兩節說：

「山月入松金破碎」，亦荆公詩，此句造作。所以不入七言體格。如柳子厚「清風一披拂，林影久參差」，能形容出體態，而又省力。自樂天詩云：「紫藤花下怯黃昏」，荆公作苑中絕句，其卒章云：「海棠花下怯黃昏」，乃是用樂天語而易紫藤為海棠，使覺風韻超然。「人行秋色里，家在夕陽邊」，有唐人體，韓子蒼云：「未若村田田園靜，人家竹樹幽，不用工夫，自然有佳處」。這里所說，「易紫藤為海棠，便覺風韻超然」，未必事實，但其他幾例都很恰當。「山月入松金破碎」，不特是造作，而且只寫出了靜止的一面，柳子厚詩則還寫出了一種生動的姿態，搖曳有情，所以為高。「人行秋色里，家在夕陽邊」，不特有徘徊之迹，而且未能影落出一個具體景象，讀後沒有一點實在的感覺。讀村落兩句後的感覺便實在多了。

六、中邊皆甜

詩家每有借佛家語來論評作品的，中邊之說是其一例。藏海詩話又有一節說：

凡裝點者好在，初讀之似好，再三讀之，則無味，要當以意為主，輔之華麗，則中邊皆甜也。裝點者外映而中枯故也。或曰秀而不實。晚唐詩失之太巧，只務外華而氣弱格卑，流為詞體耳。又子由叙陶詩，「外枯中膏，質而實映」，乃是敘意在內者也。

詩文的最高境地當然是中邊皆甜。說陶詩「外枯中膏」，子由所謂「枯」只是平淡的意思，決不是「乾枯」，「枯」之意。因此如就「枯」字的一般意義言，陶詩之「外」其實也並不「枯」。有此情意，深思而還索

之，再歸以最適切的表現技巧，便能寫出「中邊皆甜」的品作。中邊皆甜，自然之至也。

七、既溢之餘已足之後

呂本中童蒙詩訓有一篇說：

作文不可強為，要須過事乃作。須是發於既溢之餘，流於已足之後，方是極頭，所謂既溢已足者，必從學問該博中來也。

所謂既溢之餘已足之後，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飽滿。創作不但要有情意作底子，而且必須要有飽滿的情意作底子。凡是對作者不是極迫切的東西，便不能使讀者發生真切的情動。凡是沒有等待情意達到飽滿的程度，就拼湊成草的，都可說是勉強的做作，這樣決無成功的希望。說是既溢已足必從學問該博中來，問學自只在這「學問」兩字的範圍大小如何。常見有這樣一付對聯：「世事說明皆學問，人情極透即文章」。如果學問兩字是包含着洞明世事，練達人情，並且還兼指著那種戰鬥使人生向上的要求的話，那麼本中這句話倒是不錯的了。

八、雕琢語不能到極至處

童蒙詩訓引謝無逸語汪信民云：

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也。如「金鐘大鐃在東序，冰蠶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到極至處者也。

我以為只有自然而不做底語可以到極至處，自然而不做底語有時也可以到極至處，而根本不承認不自然而雕琢的言語可以到極至處。如果認為雕琢語可到極至處，便無異承認空強作也可以產生偉大的作品了。「金鐘大鐃在東序，冰蠶玉衡懸清秋」，這確實是雕琢語，但除了一點「冠冕堂皇」之外，還有些什麼呢？真是空洞得很。在杜甫作品里。這些止是它的槽粕，不足為訓的，而謝無逸却許為「極至」，可見其無識。

九、胸襟流出

張戒嚴寒堂詩話卷上有一節說：「杜子美詩，胸襟出也。」這流出二字用得極好。因為這是有來源而且禁止不住，阻礙不得的。張戒又說：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詩專以快意無主，蘇端明詩專以刻意爲工，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

堅持着一種想法，固執着一種感情的詩人，也有他們的好處，由專而精的例子是不少的，至介甫黃山谷他們不乏好作品就是証據。但有時爲了要遷就自己，滿足自己的偏愛，便不免歪曲事實，坦然與一般人的感覺相反，也就構成了他們的大缺點。大體而論，老杜就不是如此，這亦就是他的特別價值。沒有一定的成見，隨物賦形，不拘一格，以其情真，故所遇都能成詩，而不失其一般人所同感的本性。沒有一定的成見並非無見，不過非狹守所見而已，同樣也並非無感，不過非用一種模式去感覺而已。因爲他能如此，所以他所寫的纔能特別豐富，他所感知的亦比較最周詳深切。

從胸襟流出的文字是好文字，但若更是從寬濶的胸襟中流出的，便益發可貴了。寬濶與深遠，又相互爲用。

十、不廢工力

張戒論詩，主於自然，以爲作詩須以情意爲主，情意須自然出之，但他也不廢工力，而盛言「中」之爲工，我以為這是不錯的。茂密堂詩話卷上有一節說：

「蕭蕭馬眼，悠悠旆旌」，以蕭蕭悠悠字而出師整暇之情狀宛在目前。此語非推創始之爲難，乃中之爲工也。荆轲云：「風蕭蕭兮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自常人觀之，語既不多，又無新巧，然而此二語遂能寫出天地愴愴之狀，極壯士赴死如蟻之情，此亦所謂「中」也。

所謂「中」，換言之就是寫得恰到好處，恰到緊要之處，於作者原來的期望恰能達到無憾。有此情意，由於語文工具的未必能如意指使，又由於要用較少的話傳達所有的精意而求其完全有力，所以雖有此情

意，如要作成藝術一般仍需要努力去斟酌、推敲、追索。所謂工力就應是指的這樣一個過程。這種意義的「工力」當然是不可廢的。可是通常認爲需要的「工力」却不是指此，那種「工力」不在求「中」的（根本無的可中），只是求外表的好看。張戒力斥其非，極爲允當，如說：

近世蘇黃亦喜用俗語，然時用之，亦頗安排勉強，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

蘇黃用事壓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後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爲詩，而不知詠物之爲工，言志之爲本也。用俗語原來很好，但如只爲了炫奇玩異才用俗語，便不好了。寫詩原爲傳達情意，但如只在用事押韻上費工夫，一味求其典麗鏗鏘，也便不好了。

藝術上的求「中」，就是要求能表出情意的自然。中之最精彩部分或說是最典型的部分；不「中」的不能成爲有價值的作品，爲求「中」所需的工力正是再現自然——同時亦就是提高自然必要的東西，所以絕不可廢。

十一、自然之外的條件

黃山谷曾說：「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爭於庭，怨讐集於道，怨讐爲之所爲也」。強諫怨讐，怨讐爲之所爲也，也可以說是出之性情的自然，非必故意做作，爲什麼這樣的性情便不許入詩，甚至還不被當作一種性情看待呢？無他，出之於封建時代胆怯的士大夫之口，就只好抱着這種溫柔敦厚的態度，沒有多大理由可講。在各種實力支配之下，被支配者就是於己不利吧，也還要在不知不覺間服膺着這樣一種看法的。

因爲各人的生活不同，所以各有一種性情的自然。同是出之自然，却可以各走極端，互成敵對。被支配者如果敢說敢罵，儘管出之自然，在支配者方面決不會有好感，因爲他們怒罵的便是自己。反之支配者也難免對支配者們吃飽了飯以後所幹的風花雪月勾當，或者擲過來

的揶揄、嘲弄、壓迫、發生反感。然則我們同情的，要寫的，是那一種自然的情意呢？顯然在兩者之間無從守中立，必須與捨棄一種而接納別一種。也就是說：光是自然還

不致因感傷出或地作一個好作品，在自然之外還有條件。

例如朱瞻庭說：

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

漢蘇州詩高於主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國史補稱常為人高潔，鮮食寒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開閣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

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稿。……歐公所以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之中自有意思。

湘明蘇州聖俞都是名家，所作也出於自然，但在今日看來，他們那種平淡枯稿的情意是否仍能夠給予與過去一般崇高評價呢？

當然不能夠，因為今日的時代已經不同了。他們三家的情意，大體而論，都是太消極，太靜寂，缺乏作爲的勇氣。這在一切都要求革造發展的今日，這種情意是不適合於時代的要求的。因為它在客觀上會造成有利於支配者繼續其支配的局面。雖然他們的作品也不致因此就完全喪失了價值。

但世界變動身，人民的力量正在逐漸以至無限止地增大，所以詩人們應該選擇被支配者那種自然的情意，是無疑的。這種情意的特質就是反抗的，行動的，革命的，發展的。今日的詩歌必須要把握到了這樣一種自然的情意才能夠獲得它的生命。單是自然，而缺乏進步的性質，是無法使作品獲得巨大的生命的。

十一、自然高妙

而辭美自看詩說以爲詩有四種高妙，而以自然高妙爲其極至，說：

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體高妙，四曰自然高妙。得理實謂曰理高妙，出意外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體高妙，非奇非怪，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這個四分法似未盡善，我以爲自然高妙應是詩的最高境界，它是綜括了其他三種高妙的，不自然即不能高妙，高妙之至亦即自然之至。未到自然之至而得其一二節，或爲理，或爲意，或爲體，即是其他三種高妙。若是渾然皆具，無迹可尋，橫說豎說，頭頭是道，無往而不見其自在。

透顯，則便是所謂自然高妙了。

十二、自然與學到

詩說又說：

自然與學到，共爲天一也。

這層意思和張戒的不廢工力概同。脫口而出，文不加點，或佳作，自是高妙，不過有時未必能如此，必須細細斟酌，究後始能成章。如果成章之後亦是佳作，則在「自然」的原來意義這一點上，固是完美。致，沒有軒輊的。因爲「自然」的意義，只是寫出自然的情意，而不造說寫出時的「脫口而出」即是自然，或即已盡自然的能事。「脫口而出」不過是形式上的自然，「脫口而出」的東西不一定就是自然的東西。

因爲深遠的情意每難於脫口便出，所以技術就不能不講。白石說：「雕刻傷氣，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彫刻之過，損而無委曲，是不敷衍之過。作大篇尤當佈置，首尾勻停，腰腹肥滿。多見人前面有餘，後面不足，前面似二，後面似一，不可不知也。」

小詩精深，短章蘊藉，大篇有開闔，乃妙。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辭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切，說事要圓活，說景要微妙。

既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辭者也。乍敘事而間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技術的重要就在於要把深遠的情意造成爲藝術。單有情意不假思索地寫來未必就能成爲好的藝術。因爲由情感到藝術，這中間有許多難題須要考慮和解決，例如語文工具的不完滿，緊要關鍵的把握，文體的性質和限制，讀者的瞭解能力，等等。

當然也可能有「脫口而出」便是佳作的情形，但對於深遠複雜的情意說，這畢竟是例外。以老杜之才，仍不免要「新詩改罷自長吟」，「美盡不驚人死不休」，其難可見。脫口就成的固好，學到了的亦是一樣，因爲寫文非如競走之以快爲高，而是以能到爲高也。古人類此處議論不少，譬如朱子語類卷八說：

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歐公手裏，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接下第五頁）

媽呀，我為什麼不回來

陳容子

媽呀，
那年
我揮着手，
背上繡毯，
西出海外的城池。

妳送我
一程又一程，
那夜海邊，
雲低垂星沉墜，
月斜風緊，
我要媽先回去，
妳用人間
最輕最輕的聲音，
溫柔地叮嚀我說：
「孩子呵，
你要像天上的月，
入海又再來；
莫學無情地流水，
入海不復回呀！」

媽呀，
那年，
妳送我一程又一程，
那夜，
妳叮嚀又叮嚀，
我想：
海岸柳梢頭，
月兒
回來九十六次，

妳的孩子，
爲什麼
一次還不回來？

媽呀，
八年的時間
容易的過去了；
九年的春天
又來了！
綠色的原野，
映着媽媽綠色的希望，
妳想，
我爲什麼不回來？

媽呀，
我知道回來的，
回來的日子不久了，
妳不要對茫茫的海水，
控訴妳兒子的無情吧！

媽呀，
祖國有個朋友，
好幾次問我：
「抗戰勝利了，
你爲什麼不回去？」
我不告訴他：
「祖國沒有統一，
沒有真正自由，
我不想回去！」
我只暗暗好笑！

我說：
「回去的，回去的，
不過南洋
沒有這裏好，
我要吃「蝦碌」！」
朋友驚奇了，
「這裏的「蝦碌」
你未喫够麼？
在南洋，
那榴蓮，芒果，波羅蜜……
不都比這里香甜？」

媽呀，
我是知道回來的！
回去的日子不久了！
祖國有一個春天，
祖國的春天快來了，
春天的祖國：
湛藍的天
自由的天
由我作深長呼吸，
南翔的鳥，
自由的鳥，
對我招着柔翅，
還有冬天的森林，
伸出綠色的臂膀，
互相擁抱，而且
嘩啦啦的調笑，
媽呀，那時
我爲什麼不回來。

嚴寒的冬天

黃郭人

文

壇

那也許是二十年前，或者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不是麼，如果你還沒有忘記，你便知道那時我的祖父沒有死，我的父親和母親也沒有死；因為我是獨生子，所以，我在祖父，父親和母親他們看來，真的比他們自己的生命還要緊哩！祖父那時長着花白了的絡腮鬍子，駝着背背，走起路來連個連歪的，但他的年紀雖然那樣老大，却是老歡喜跟我一塊玩。「我又替你弄了一個稻草人呢。」他顛危危地拿着那個剛做好稻草人，到我的面前說：「如果你拿了插在田中間，那些雀鳥就不敢偷吃田里的東西了。」他對我總是那樣好，笑得眯起眼睛，是那樣的慈祥，和善，使人樂得和他親近。祖父也許因為年紀老了，他不能夠作什麼事，所以時常都能靜心地找一些東西給我玩，有時他曾用紙糊風箏，用榕樹葉作笛子，用竹枝造屋宇，祖父對於這些事情而且做得非常出色，他的風箏能够放得半天高，笛子吹得嗚嗚的響，就是用竹枝造的房屋罷，也比別人的來得高明，好看。因為父親時常出門，在家裏除了母親之外，便只有祖父疼我。母親那時還是一個書獃子，他一下什麼事情都不做，便讀她的小說，聽說當我還小一點年紀的時候，真的是燒飯也好，抱着我餵奶也好，她的手裏總不會離開過小說的，一到我會走的時候，她讀小說的時間便更多了。那時候，因為父親時常出門，我委實不怎樣的惦記着他，就是母親罷，爲了她沉迷在她的小說里，她沒有好好地跟我玩過一次，我似乎也不怎樣愛她了。只有祖父，他天天跟我玩，他會結稻草人，做風箏，笛子和屋宇；此外，他還告訴我什麼是百靈，什麼是杜鵑，什麼是鸚鵡，然而他最厭惡的怕是烏鴉了，他說：「烏鴉麼，那是不吉利的傢伙，早晨出門如果聽見他向着你叫，你就是打醒主意了。」後來，他替我買了一隻畫眉，還答應我買一隻烏籠囚着它，掛在

院子里讓它在那里唱。我有了風箏那些好玩的東西，還有了一隻畫眉，我自然更加高興，因此，以後我便總願意跟着祖父在一塊玩，再不願意離開他半步了。

然而，那光景也挨不到許久，後來有一天，那個地方忽然像潮汐似地湧來了許多兵士，在街上亂七八糟的直闖，秩序很是紊亂，好些店戶看見那種情形，都帶着一副惶恐的神色，趕快地緊緊的關門閉戶，青石板的路面頓時冷清清的，一切都像開始窒息了。那時我的年紀還是很小，見了那些兵士，心里總是害怕。祖父年紀老了，他經歷過許多苦難，自然還很鎮定，但是母親呢，他那時也只不過二十多歲，年紀輕，閱歷少，而且又是女人，自然她還是一樣驚恐的，只不過她的驚恐和我的駭怕不同而已。有一次，家裏那扇大門忽然地好像有人在敲打着了，開始還是輕輕的，微細的，然而，逐漸地一砰砰一的聲音就好像用鐵錘在敲擊着我的弱稚的心了，最後便是用槍托亂撞那扇木門，我焦急而又駭怕地叫着祖父，祖父只向着我搖手，使凝着神不做一句聲，母親呢，嚇得臉色都變了，渾身簡直像一枝黃臘燭一樣，不副地打着戰抖，我走近祖父的身旁，挨着他緊緊的握着他的乾癟的手臂。那扇木門本來就并不怎樣牢固，經過那些橫蠻的不守秩序的兵士一頓亂撞，結果，那扇木門也終於給撞壞了，「砰」的一聲跌倒在地下，我轟然地嚇了一跳，我更緊緊地握着祖父的手臂，一顆心不副地向下沉下了。之後，那五六个兵士便兇神似地蜂擁着走了進來，母親看見風勢不好，早就一溜煙的跑上了樓，向屋頂爬去；但也許母親那時急得慌了，來不及思索，竟把穿在腳上的一雙拖鞋，丟在樓梯口那里，那是一雙嫣紅色軟緞，頭上是母親自己別織了花的嬌細的拖鞋，一看見便知道是女人的，正因為這樣，年老的

祖父和我竟惹不起他們的注意，他們却瘋狂了似地揮着每一滴燭的緊跟，由樓梯趕到屋頂去。那時，祖父又復戰危危的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走在最後的一個兵士的衣服，說：「先生，上不得的，上不得的！」然而，那聲音好像狂風暴雨中的一絲絲虫鳴，是那樣的軟弱，無力，幾乎聽不見那一種乞憐，哀告的聲音，那五六個兵士——就是走在最後給祖父拉着衣服的兵士也擱脫了。一瞬間都趕到屋頂去，祖父也只有失神地邊倒邊地拉着我重新鼓起勇氣跟了上去。那時，我的一顆小小的心，勞勞給別人在無情地揉得粉碎，正有如我把弄糟了的字紙毫無愛惜似地揉作一團一樣，是那樣的駭怕，又是那樣替母親就心。但，樓梯還走不到一半，便又碰到那五六個有點像喝醉了酒的兵士，無望地走了下來，一看見祖父便罵：「老頭子，你想做什麼？還不替我滾蛋！」祖父看見他們下來，才急急地掉轉了頭拉着我向樓下走。他們這不到母親，自然很失望，但總伴還沒有再向祖父追問什麼，也沒有毆打他。然而，這一個可也糟了，櫃檯、衣櫃、門扇，搬不動的東西都給搗毀了，至於衣物和一些可以吃的東西便統統給帶了去，連祖父用紙糊的風箏，用竹枝造的房屋，和最近買來的畫眉，都不知去向！他們臨走的時候，還說了一連串我不聽懂的話，但由於他們的臉色都一樣難看，一雙嚇人的眼睛都慢慢地顛危危地檢拾那些散亂的沒有給帶走的東西，我的一顆幼小的心感覺有點沉甸甸地，稍稍定了一下神之後，我索性放聲大哭了，跟着祖父，拉着祖父的長衫，不顧地跑着母親。

一直挨到傍晚，祖父才又顛顛巍巍的扶起那扇倒在地上的門，但門已經壞了，那時自然不會找到木匠，又因為已是迫近黑夜，却只好找了一些木板和一些木椅之類的東西傍着它。許久許久之後，到祖父點亮了火油燈，才看見母親蹣跚地從屋頂穿過樓梯上，走了下來，在燈下，母親的臉色更加難看，一陣青一陣白，身體瘦得乾乾的，腳部在不穩的起伏，辛苦地在喘息但她看見祖父和我還安然地坐在家里，似乎很安慰。那一個晚上，祖父還是沒有什麼話說，好像有許多心事都一齊藏在心窩里，自然他已經喪失那昔日的安詳，會當我感覺着沒有趣味時逗着我玩了。「夜間沒有什麼好玩了。」有時他這樣子哄着我說：「我做一隻貓頭鷹給你看罷！」他把兩隻手撐着，他的手影在粉白的牆上却很像日間我們在

藍天里有見的一隻貓頭鷹。「倒不然就做一个會讀的孩子吃東西給你看看好了。」他又用手撐着，但在粉白的牆上却真的像有一个孩子在吃東西。這樹一直到我疲乏了，他才把我送上牀去。然而，那個晚上祖父却不說一句話，我那時日間的驚駭還沒有完全過去，時常都好像有幾個橫蠻的兵士闖進家里，我的頸，也好像給他們捏着，嚇了一跳。至于母親呢，却整夜沒有睡去，絮絮地講述一切，喃喃地私自怨艾……

自此之後，祖父雖然還是一樣疼我，但他已變了原來的樣子，駝背上的負載彷彿更沉重了！顯然地，他已更加有點龍鍾老態。我有些恐怖，再也不敢叫他結稻草人，做風箏，笛子了。母親爲了身體平時已經不大好，自從受了那次驚嚇之後，都常常生病，小說也不常常看。但那一六的兵士不久之後雖然走了，但隔不到幾天，又另一部份兵士像朝汐一樣的湧到那裏來，而且，那一次是更其混亂了，在城里的兵士似乎和城外的兵士有什麼深仇大怨，竟把那小小的城池水洩不通的圍困起來。里像經過一次嚴冬，給尖銳的北風吹折了一些樹木，捲起了一片黃沙，又重復遮蓋了整個大地，那裏也失去了平時那明媚，秀麗的樣子了！城里的兵士，開始彼此還不過只放一兩聲槍响，掠過屋頂「曼曼」的，也不覺得怎樣害怕；但後來竟緊密起來，子彈像暴風雨的打屋頂掠過，那時，每個聲响都好像落在自己的心上，不斷的打着冷瘧，我還是在死亡的緊緊捏着祖父的乾癟的手臂，跟着祖父拉着祖父的長衫嚶嚶啜泣。母親呢，她老是躺在床上，不願起來，每天只聽見她好像喃喃地說着什麼，但想又聽不清楚。照祖父的判斷：他們一定在爭取那個城池了！然而，誰會爭取得到手呢？我那時自然不會想到。因爲那次竟開起火來，所以街上除了他們那些兵士在匆匆地走過之外，更不會找到一張昔日熟識的臉孔；當我走到那扇木門從縫隙里望出去，倘若看見那些兵士都總是駭怕。槍聲稍疏下來的時候，心里寧靜了一點，我只是不顧地憶起那平和的往日，祖父很細心地而且又是很高明地給我做許多玩具，而且聽他懂得出：他還會用手影做貓頭鷹，做會飛的孩子吃東西呢。那時好在還沒有什麼大砲，所以我們只蜷伏在家里，或者躲在有樓閣的地方，便也不會不點燃安全。大概仗已經打了起來，那些兵士也不再找不到閒空，所以也很少到家里來騷擾。城外的兵士看仗已經打了有半个月光景了，城既攻不下，才都帶着極乏的失望的樣子走了，又會灑沙一樣

的過癮了！那里的人知道仗已經打完，正慶幸着一場災難行將過去，但上帝却好像跟那里的人開玩笑似的，他給那里的人一次災難又一次災難，那麼一陣串地。不曉得爲了什麼，外面又打起仗來了，我們坐在屋子裏都可以聽見打門的「砰砰」的聲音，不久，我們的那扇才修好了的門，又給重重的敲打着，像我們拼命的敲打着，一面大鑼一樣，祖父呢，依然向我們頻頻地搖着手，他自己依然一句不做聲，只是屏着氣息地聽了那「砰砰」的音響，在祖父和母親他們看來自然已經意料着一件災難的到來。至于母親經過了上一次的驚嚇，知道那些不守規矩的兵士如果們了進來，一定又是不得好夕，便趁着他們打門的時候，上氣不接下氣的喘喘的又由樓梯那里慌張地走到屋頂去。我呆呆的看著祖父那衰老的樣子，呆呆的看著母親那孱弱的身軀，好像一枝經冬的楊柳隨風擺動着，想起那搖擺的不守紀律的兵士，我不禁又打了一個寒慄，毛管也直豎起來：我緊緊地握祖父的手，失神的目光自然地又落在那扇木門上。那扇木門本來就不牢固，加以才修埋過，自然給那些兵士打了不久，便「砰」的一聲，有如一聲轟然的巨雷似的倒下來了！那一次的兵士有十來個，土匪似的走了進來，照例地每一個角落都給他們翻過，不知是否他們發現不到什麼，或者祖父和我都不適合做伙子的條件，他們望望祖父，望望我，才又一溜煙的散開，跑掉了。於是：祖父又顛危危地跌倒在地板上的一扇破壞了的門扶起，又拿了一些木板桌椅之類的東西支撐着它，頹然地回到原來坐著的那張椅子坐著，低低地歎了幾聲，頻頻地搖搖頭，好像那樣無言地但却是說說着一篇悲慘的遭遇。

母親經過那幾次的變亂，又因爲在那混亂的狀態中，找醫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病是一天一天的加重，後來而且死了！那時我的弱雅的心靈，真不能去担負那樣的悲感，整個小小的生命彷彿沉浸在重重的濃霧包圍里，我有說不出的鬱悶與哀愁。我只是想，如果照年功的會茁壯，年老的會死亡的說法，那末，死一定不會這末快便輪到母親的，然而，兼會想到他竟先死呢？母親死後，因爲父親出門還沒有返來，家里便只得祖父和我，而且，祖父也好像喪失了以前的生氣，也不再好像以前那樣愛跟我玩。至于我自己，就是稻草人也不比從前一樣覺得新鮮，有禮，放風箏也沒有勇氣，笛子呢，吹起來也只是嗚嗚的，但却已經像死人的哀曲，使人聽了只是那末沉甸甸地加重了無限的煩憂。雖母然親

死後七天，父親也終於回了家，但把母親的墳料理好之後，不久，便接了祖父和我離開那里，到別一個地方去。聽說我們離開那里之後，以前的什麼什麼的兵士統統都走光了，新來的是一國民革命軍，他們在那里張帖標語：「不拉伕」，「不佔住民房」，「軍民合作，公平交易」，「打倒軍閥，完成國民革命」，因此，那些店戶才敢開門照常做生意，不久之後，便回復以前一樣熱鬧。但，我到了另一個住的地方，祖父比前更沉默寡言了，他好像心里充塞着太多的憂患，却什麼都不能說出，而且那里也不願意走動，結稻草人，做風箏，笛子，他好像已經忘記了；因爲不久之後，父親把我送到一間小學里去，這一些我也不覺得怎樣愛玩。但，當我每次記起那里的一切，記起了在那里死去的母親，我的弱雅心靈就彷彿度過了一個長長的嚴寒的冬天。

三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廣州。

（接上四十六頁自然論集）

「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

彭駿孫金粟詞話說：

詞以自然爲宗，但自然不從追琢中來，便率易無味。

况周頤蕙風詞話卷三說：

曾歐江點絳脣後段云：「來是春初去是春將老，長亭道，一般芳草只有歸時好」，看似毫不喫力，正恐南宋名家，未易道得，所謂自然從追琢中出也。

所謂自然須從追琢中出，他們的意思當不是說從追琢中可以平空弄出一個自然來，而是說有些情意的自然非經追琢即不易顯出真相。

趙靈有一首論詩的詩，說：「少時學語苦難圓，只知工夫半未全，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所謂七分天就是七分自然。三七之分未免呆板，但在藝術創造過程中人事努力之不可缺少，則是無疑了。

勝利草

曾爾

讓我們

同志們呀！給戰爭養大的兄弟們呀！
讓我們都從前線，從敵後，從祖國每一個
角落裡跑出來吧！讓我們笑！

讓我們握手，親一親，熱一熱，甚至擁
抱一下，接一個吻吧！

八年前，我們是一個無知的孩子，然而，
今天，戰鬥了八年的今天，我們學會了摸營，
守夜，學會了爬山，打路，學會了推苦，戰
鬥，學會了很多很多沒有參加戰鬥學不會的東
西！

八年來，我們沒有給敵人的殘暴而中途退
却。

我們沒有給痛苦重壓而半路回頭。
我們沒有給利益引誘而動搖意志。

我們也沒有給種種洪流倒退的現象而灰過
心。

這樣堅持着，堅持着，堅持到今天的勝
利。

同志們呀，給戰爭養大的兄弟們呀！

讓我們都從前線，從敵後，從祖國每一個

角落裡跑出來吧！

讓我們笑。

讓我們握手，親一親，熱一熱，甚至擁

抱一下，接一個吻吧！

都拿出來吧！

不要爲自己的下領有幾根鬚髮而悲哀，也
不要爲自己的頭上有幾根白頭髮而悲哀，我們
還是那樣年青的呵！

八年了，八年的艱苦戰鬥換來了今天的勝
利，難道我們沒有半點紀念嗎？我說，我們的
鬚髮，我們的白頭髮，就是我們八年戰鬥最好
的紀念，而且還有呀——

我們那枝殺過敵人的槍，我們那套破軍服
，我們那雙破草鞋，我們那張單薄的軍毯，我
們那些帶過花的疤痕，還有從戰地裡搶到敵人
的手鏢，墨水筆，雨衣，相片，千人針……
都拿出來吧！

這是八年來我們跟祖國一起戰鬥的紀念品
，這是我們足以告慰死難同胞和足以教育後代
子孫的紀念品。

讓我們都拿出來吧！

我提議

在戰地，在敵後……戰鬥了八年的無
名英雄，患着腦病，患着心臟病，患着癱瘓病
，患着貧血病，患着皮膚病……戰鬥了八
年的無名英雄呀！

我提議——

讓我們捧着這個自己有一份力爭取來的勝

利，都決心地去醫療一下自己的身體吧！

今天我們工作告了一個段落，我們再不應
該像過去一樣，堅持「工作高于一切」堅持「工
作就顧不了身體」堅持「用戰鬥去醫療疾病。」

爲了明天，爲了還要走最後一段路，不
是還需要我們有更好的精神，更矯健的身體去
支撐嗎？

我提議。

我等候你們舉手贊成！

祭

問問自己，我是拿着誰人交下來的槍。

問問自己，我是補充誰個人倒下來的空白。

問問自己，我們的隊伍，八年來失散了那

幾個人。

問問自己，我們走着的路，是誰人最先走

着的。

而且問問自己，今天自己還沒有倒下是誰

代替了自己呀！

然後讓我們把一切爲搏取今天的勝利而倒

下的人的名字都寫起來吧！

寫起來，刻在中華民國英雄錄上，刻在

中華民國的國門上，刻在自己的心上，刻在自

己子孫的心上，還要一代一代傳下去。

一代一代的去祭他們。

虔敬地，誠心誠意地去祭他們呀！

黃色人物塑像

黑 白

1

早上。綠色的小鳥。

春風之手，戲弄似的，不時撩起了綠色的
繾綣。

陽光之流，嬉笑似的，不時流進了精緻的
房子。

春風吹着——陽光流着。

流到桌上；流到椅上；流到地上；流到床
前。

流水似的陽光是金顏色的，染黃了床前一
雙繡花拖鞋。

帳子靜靜地垂着。人兒沉沉地睡着。

八時三十分；床上的人兒翻了一個身；動
作停止了後便又睡去了。

九時三十分；床上的人兒打了個呵欠；聲
音停止了後便又睡去了。

十時，房子裡靜悄悄的。

十時半，房子裡毫無聲息。

十一時，房子裡有了咳嗽聲。

十一時半，床上的帳子撩起了。

帳子撩起了，毛氈推在一邊，露出了的人
體顯出了撲朔迷離。

淺綠色的睡衣是綢質的，裹着苗條的肢體
，胸袋上開着一朵半開的玫瑰花。

長頭髮堆在白地紅花的枕上，彎曲着人工
做成的波紋，閃着油亮，散着幽香。

臉蛋是嬌俏的：眉清，目秀，脣吻的線條
彎曲得那麼溫柔。

如此的線條，如此的顏色，如此的氣味；
如果不是脣上刮不去的點點鬚根做了性別上最
顯著的說明，將使人在辨別上發生很大的疑
問。

昨宵喝酒太多了，眉目間還帶着幾分宿酒
的淡味。

用半開半閉的眼睛，巡視着房子。

窗幔是淺綠色的。傢具是奶油色的。

書桌上：有紅色的墨水瓶；有藍色的墨水
瓶。

鏡檯上：有紅色的化妝品；有白色的化妝
品。

如此的線條；如此的顏色；如此的氣味；
縱使不能斷定是小姐的閨房；也將被認為是新
婚夫婦的香巢。

然而男性的主人轉了一個身，看着過長的
軟枕，無聲地歎了一口氣——

「也應該有個枕畔人了！」

一縷紅色的思想在心中掠過。

暫時還不願起來。覺得空氣太沒味了，於
是伸手到床頭几上，揀亮了一根火柴，燃上了
一支來自土耳其的煙捲。

濃的煙線繞着。濃的味線繞着。

人就如此地暫時讓神經在煙。味的線繞中
寧息着。

2

一時，屬於下午的。

紅星餐室小樓的卡位坐着一位常臨的嬌客
頭髮黑裏閃亮，面龐白裏泛紅。

淡紫羅蘭色的「沙士堅」洋服；淺萍果綠色
的「都桃」領帶；像枝頭的紅杏似的，手帕之花
在胸前口袋的繡頭上露出了粉紅色的臉兒來。

架起了一支腿。口苦得不想抽煙，但他依
然習慣地燃起了一支煙捲，任它夾在指間空自
燃燒着。

一個白色的人體走了近來；白色的束髮帶
，白色的短衫褲，白色的鞋，白色的襪。

「蘇先生！」

聲音也是白色似的。

跟着聲音，他的眼光落在——一張白嫩的臉蛋
上；小嘴是紅色的，紅得那麼自然，紅得那麼
可愛。

「林同志！」

她每次聽見這樣的呼喚，不施脂粉的臉上

那不免飛上兩朵紅霞，童貞未整的心靈都不免異樣地躍動。

這聲音對於她：似乎很諳熟，也似乎很陌生：似乎很接近，也似乎很遠。

她被引起了思索：思索着諳熟而又陌生的事；思索着接近而又遠的事——那些在同學間互呼「同志」的日子。

她不自覺地低下頭來。當她再抬起頭來的時候，眼光碰到了燃燒似的眼光，思素被驚散了，紅着臉說：

「真對不起，我倒忘記了你吃的事，蘇先生！今天還是要你吃慣了的東西嗎？」

「是的。你的意見是很可寶貴的！自從第一次到這兒來你爲我介紹了這些食品後，我便一直不更換地讓胃口養成了習慣。這習慣給我的好處太多了：美味，可口，消化容易，營養豐富——！」

「好了，好了，不要天天對我唱你的讚美詩了！」

打斷了他的話。她的臉更紅得可愛，嬌羞地轉身便向外走，步調是快樂似的跳着。

看着她跳着的步調，他猜想到她的心也是跳着的。有一滴快樂之流在他的心中迴盪着：

——哈那個人的心快要落到自己的手上了！

進餐的時候，他對站在旁邊的她說：

「素愛，你忙不忙？」

這聲音又使她的心跳了一跳。這是餐室一天中最清靜的時間，她搖搖頭。

「那麼，請你坐下來談談！」

「謝謝你！」便在他左邊的椅子上坐下。

他在吃着一隻雞腿，暫時沒有話。

「蘇先生！」她記起了一件事：「我記起了你寫的『時代的足音』還沒有寫完，但是有一連三天在報紙上不見繼續登載下去了——」

「呵，『時代的足音』那篇文章——」這『足音』似乎已經跑得離他很遠了，他用回憶的飛車去追趕着。

「是的，那篇文章我最愛看，寫得真好，把時代赤裸裸地呈露在目前……」她忽然爲自己的話紅了臉，便低下頭來不再說下去。

「素愛，你說得更好！」他記起來了，這篇文章是在偶然的高興之下動筆的，寫了幾天，便又爲了不大高興便停了筆。這實情自然不宜讓她知道，支吾了一句，便找尋掩飾的話語。他的眼光在對方的身上轉了兩轉，便找得了俏皮的答覆：「也就是爲了寫得一絲不掛的緣故呵，所以便不再寫下去！」

在他的笑哈哈之下，在她的臉紅紅之下，這回事便不再談下去了。

她的眼光在對方的身上轉了兩轉，又引起了另一個疑問：

「可是，蘇先生，我常常覺得很奇怪，在你所寫的文章上，我幻想出一個寫那些文章的你，他是和這個穿着漂亮洋服的你絕不相同的——他很高興，因爲她還不知道他用其他的筆名寫一些和漂亮的洋服很相稱的文章，她還沒有看清他的一切而無邪地信仰他。於是他擺出一臉誠懇的神氣說：

「這不是我本來的面目，其實我何嘗喜歡穿這樣的洋服。然而我不如此，便不能混在和我對立的社會中，便不能完成我的寫作。素愛

！你應該明白吧，如兵家所說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話；如佛家所說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話！」

她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她半信半疑地點點頭。

他是敏感的，覺得又須要用鋼鐵般的話語去建築她心中的信仰了。

在吃着一盤意大利粉的時候，他說了許多攻擊舊社會的理論。

在飲着一杯東非咖啡的時候，他說了許多建設現實的主張。

在吸着一支土耳其煙的時候，他說了許多追尋未來的理想。

她驚奇而又信賴地靜聽着。

於是他一直說到不自覺地打了一個深長的呵欠才站了起來。掏出了一張比他所吃的代價多出了差不多一倍的數字底鈔票，遞給她，說：

「素愛，拿去！明天見。」

「你工作的時間快到了；可是，等一等，蘇先生，我去找了錢拿回給你。」

「不，不必了，那多餘的我送給你——送給你買書看。」

用力地加上了最後的一句，同時乘機用力地握了握那潔白的纖手。

她紅着臉沒有話。他滿意地走出來。

把煙蒂兒擲在地上，用足尖去踏旋的時候，一個意念在他的心中掠過——

「設法把她放在自己的枕畔吧！」

3

文 壇

二時半，依然是下午的。他熟悉地推開了珊瑚戒煙室的門，進去，輕輕地吹着習慣的口哨。

花枝招展的一個兒走了出來。

「影哥！你今天遲來了半小時。」

「影哥！你吐出了花似的話。」

「累你久候了，讓我給你一個告罪的——」

說着，便一把抱住了纖腰，把嘴嚮最殷

紅的花瓣上送去。冷不防腰部突然有了指頭的

跳舞，被搔得笑彎了腰，笑鬆了手。懷裡的人

便乘機脫了出來，嬌笑着轉身向裏面跑。

一陣嘻笑的追逐聲，跑進了一個房子裏。

房子裡的陳設很簡單，一矮几兩短沙發之

外，就只有一個高衣架，一張闊大的床。

床中的酸枝盤上，一燈如豆，放出誘惑之

光。

轉過頭來看望，眼前的人體，放出誘惑之

光。

他有回憶的沉思，沉思着自己怎麼會到這

兒來。

是爲了實踐他的「人生哲學」底什麼樣的

生活都得嘗試一點味兒？

是爲了這神秘得不可思議的東西能增加夜

生活的興奮和奇趣？

是爲了第一次跟朋友來此就給眼前這蛇一

般的妖媚迷惑住了？

回答是：都有一點兒。

但到如今已經變成了分不開的一團誘惑

：不可抵抗——不，他不會想到抵抗地便自然

而然的一天有兩次到這兒來。

眼前的人兒在他沉思中溜出去了。他除下

了外衣，掛到衣架上。伸長了腰，高舉了臂，讓兩條臂在上空間劃了個半圓——這樣打了個深長的呵吹。

人便失去了香椎般橫落在床上。

他睜着眼睛看了看罩在明潔的玻璃罩子中的燈火，又悠然地閉上了眼睛。

一陣嬌笑使他睜開了眼睛的時候，那拿着一個玲瓏的象牙小盒子底人兒盈盈地站在床前

。

「躺下來，媚媚，妳替我燒兩口！」

「不嫌我燒得不好麼？」她在對面的位置躺下去，送給他一個媚笑。

「那裏的話，經過妳的玉手，格外香，甜！」

一面說，眼光狩獵地移動着；從柔軟地動

作着的纖手上；移到嬌俏地媚笑着的臉蛋上；

移到驕傲地高聳着的胸脯上；再移下去，那短

旗袍的衣角從開叉處賈笑似地擦了起來，露出

了一段又白又嫩的大腿。

便把貪婪的手伸了過去，輕狂地用力捏着

，捏呀捏的，神魂便不由自主地盪漾起來。

「討厭的，不許動手！」這樣嬌媚地說，却

任由對方的手態肆着，又顯得更柔媚地問着；

「影哥！今天可帶來了麼？」

「什麼？」收不住滿臉的心猿意馬。

「什麼！你答應給我的東西呢？」把燒好了

的烟遞過去。

「阿——」了半響便讓「居——居」的聲音代

替了下文。

燒第二口煙的時候，她緊緊地追問着：

「你忘記了麼？」

「不！不！我怎會忘記你的事！今天——」

我，我這幾天實在忙得要命。」

忙得要命！是不是要三頭六臂的寫寫明星

，捧舞女的文章？是不是又多結交了幾位摩登

的女朋友？唉……我知道你心中早就沒有我！

」

一腔的醋勁兒發了過來似的；然而他知道

得清楚，這不過是她爲了黃澄澄的東西不會到

手，便發誓似地說：

「不要多——不要擔心，媚媚，這幾天我

一定抽暇買了來帶給你！」

便各懷心事地一同微笑起來。

吞雲吐霧的享受滿意了之後，他喝了幾口

濃茶，便把酸枝盤子推在一邊。擡着那豐滿的

人體，倒在床上，扭做一團，探等着溫柔的消

受。

這是一帶自由的風景區；平原的駐足，高

峯的攀登，湖海的瞭望，花果的採摘，都可以

隨意地給旅行者的他予如願的滿足。……

半小時以上的人體旅行；

依然習慣地他得到了很多的滿足；

他依然習慣地得到了很大的失望。

「三個多月來的毫無進展，你這個失敗的

探險家呵！」

這樣地怨艾着自己，又鼓勵着自己：變更

戰略，突破封鎖線！

他想：今晚就把答應給她的東西帶來吧

，也許這就是有效的開路的尖兵。

看看腕上的錶，已經是應該走的時候了，

便最後的咬了一口滴蜜的櫻桃。站了起來。她

跑過去拿了外衣替他穿着。掏出了一張比應付

的代價多出了差不多一倍的數字底鈔票，給隨

她，說：

「媚媚，拿去，晚上見！」燃起了一支烟。

「情人約會的時間快到了麼？可是，不要忙，我去找了錢拿回給你。」可是說這話的人却站着不動。

「不，不要多——不必了，那多餘的我送給你，送給你買花戴。」

柔情地說着最後的一句，同時用手在風景區的最牽情處徘徊了一會兒。

她依依地倚着，他飄飄地走出來。把烟蒂兒擱在地上，用足尖去擦踏的時候，一個意念在他的心中掠過——

「設法早日完成這短期的旅行吧！」

4

四時半，近傍晚的時候。

他走進了一座不大不小，不新不舊的建築物中。

喘着氣上樓梯，經過了儲物室的二樓。

喘着氣上樓梯，經過了排字間的三樓。

喘着氣上樓梯，經過了營業部的四樓。

在五樓出現的時候，連喘聲也張開了幫助鼻孔喘息了。

無力地推開了半截的彈簧門，他走進了自己的辦公室。

跌下去似的落到「藤盤椅」上，他只有喘息的分兒。

「蘇編輯！」那助編兼校對了老林把一疊大大小小的郵件放在他面前的桌上。

他沒有表情地瞥了老林一眼。不立刻去看

桌上的一堆東西，在口袋裏掏出了一條淺紅色的手絹，去拭着慘白的額上滲出來的汗水。

無意中眼光又落在前面右邊的書桌上，正襟危坐的老林，表現出對工作十分忠誠地埋頭苦幹。他的心中突然湧起了一陣莫明其妙的厭惡底情緒。

老林的身世他是清楚的：一個永遠給疾病纏着的女人底丈夫，一個有四個十歲以下的孩子底父親——一家六口的衣、食、住，就全靠他微薄的月薪。如果他一旦失業了，那就全家都得立刻喝西北風。

這正是他在某一類文章上所極表同情的階級中人。然而他此刻正在想：怎樣找一個藉口向經理要求辭退了老林，換過一個女職員。

「要是這工作環境中安置有美麗的『花瓶』，那是多麼富有詩意呵！」

這樣想着，飄飄然地燃起了一支香烟。

在香烟繚繞中，他走馬看花般的拆開着一堆的郵件。不消半小時便把一堆的郵件看清了。除了朋友的稿子和準備答覆的信留在桌上外，其它的一切都分門別類地安放到適宜的地方去——

把一部分的稿件放到右邊第一個抽屜中，這兒滿放着稿件，是他缺乏寫作情緒時的參攷室。

把一部分寄給信箱的信放在右邊第二個抽屜中，這兒滿放着的是關於戀愛問題的提出，他正等候着材料豐富，便着手編一本有暢銷的把握的「戀愛經」。

對着白色紙格的稿紙，閉目構思的時候，雜役進來了，遞給他一封信。信封上寫着：

李夫人玉展

拆開來一看，那寫信的男人以為主持「李夫人信箱」的他真個是女性，寫滿紙肉麻的情話。他沒有看完便隨手把兩頁粉紅色的信箋拋落在身邊的紙籃中。這樣的信他看了不少，一點也引不起注意。倒使他想起了一些女性的讀者以為和他同性，有馮報紙上的信箱以外的通信。其中有幾個受過戀愛打擊的，後來在會面時雖然發現了他是男性，但依然接受着他的同情和安慰，成立了不平常的友情底關係。

這樣想着，又飄飄然地燃起了一支香煙。之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他不斷地抽着香煙，在給「尼古丁」刺激得條條緊張的神經中抽出了各種顏色不同的思想，抽出了各種性質不同的思想，抽出了各種條線不同的思想。

用一個香艷的筆名——他寫着最綺賦的文字，他寫着最誘惑的文字。

用一個輕俏的筆名——他寫着最雅談的文字，他寫着最超脫的文字。

用一個冷靜的筆名——他寫着最前進的文字，他寫着最積極的文字。

這之外，還有信箱的俏皮而不失嚴肅底答覆。

這之外，還有抱着各種企圖的很得體的吹捧。

跟着，揮動了：剪刀，香糊，紅墨水，藍墨水——忙亂做一團。

於是把紅紅藍藍的一團推到桌子的右邊。「喂！」怒視着老林，「拿去！整理好！」

送下去！」

燃起了一支香煙，特別起勁地抽幾口，閉目，定一定神。

走過經理室，他習慣了要進去說一些使那大胖子聽得很舒服的話。然而今晚推開了門進去。却看見經理在會客，他連忙鞠躬道歉而退。

走進了休息室，參加入幾位工作已完的外勤記者底談天：由天氣談到女人的大腿；由社會談到娼妓。

看看已經是應該走的時候了，便走了出來。

5

十時，已經是晚上。

他從珊瑚戒煙室走了出來，臉色怪難看了。

「娼妓太可惡了——天下的女人皆可殺！」

把煙蒂兒擲在地上，用足尖去踏旋的時候，他格外地用力，好像那踏在足尖下的就是可惡的娼妓，就是可殺的天下女人似的。

他本來懂得這種女人的朝秦暮楚不算得什麼；但娼妓太囂人，當着自己面前投入的另

一個男性的懷抱中，繼之以不堪入目的胡調，就不免太過那個。

這對於男性的他是不折不扣的侮辱！

他聽得出自己的皮鞋落在馬路上發出咀咒似的音響。

原是不會想到往那兒去地走着的，却不料腳跟兒又溜到了常臨的紅星舞廳。

門前旋轉着的紅線光管刺得他的眼睛作痛

，他意外的情趣闌珊地不想進去。

幕地裏一朵紫紅的微笑牽動了他的神經，便不假思索地伸手去推動的那旋轉的玻璃門。

走進舞場的時候：燈光海波似的流盪着暗藍的顏色；音樂台上歎息似的播散着「晚上寂寞嗎？」的調子。

在一張空着的桌子旁邊坐下，他飄飄然把燃起了一支香煙。側着耳傾聽着那歎息似的調子。

然而傾聽着歎息似的調子底人却微笑起來了。他記得：第一次擁抱着那紫色的微笑的時候，「晚上寂寞嗎？」的音符正柔絲似的把一對兒纏得緊緊的。

於是他伸長了眼睛去找尋那朵紫色的微笑。

他發現了搖曳在舞海上，那紫色的肢體伸出了兩條白嫩的手臂，蒼蘊似的攀附在一棵粗壯的灰色底樹幹上，紫色的微笑，花朵似的倚偎在粗壯的灰色底樹幹上嫵媚地盛開着。

一股酸溜溜的滋味無端地流到了鼻尖。音樂停止的時候，他用手作勢把紫色的微笑招了過來。

「請坐！」很有禮貌地站起來擡腰肢，作手勢。

「不必客氣！」微笑紫色得有點秋風的涼味。

「麗麗，下一節的音樂……！」

「我且問你，」截斷了對方的話，她嘻笑地說：「你的要求，是把我當作一位朋友，還是當作一個舞女？」

「如果你喜歡，我不妨多說幾遍了我常常

把你看作親愛的朋友！」

「親愛的朋友！」她握住了他的手，「請你原諒我，我實在跳得趾尖太酸痛了，讓我休息兩節音樂吧！」

「那麼——」「請坐」還未說出，人却飄然而去了。

「真是紫色的夢一般底女性啦！」便燃起了一支又一支的香煙，看着淡淡的煙霧，讓神經交錯地纏着紫色的夢。

一節音樂流水似的流過去了。他把眼光移到她坐着的地上看：她架起了一支腿坐着，像有什麼心思似的望着自家兒的高跟鞋出神。

一節音樂又開始了，他想着下一節音樂——便去望她，却失了所在。

眼光狩獵似的搜尋着。他發現了搖曳在舞海上，那紫色的肢體伸出了兩條白嫩的手臂，蒼蘊似的攀附在一棵柔弱的灰色底樹幹上，紫色的微笑，花朵似的倚偎在柔弱的灰色底樹幹上嫵媚地盛開着。

一股熱辣辣的滋味無端地湧上了心頭。音樂停止的時候，他故意地把臉兒轉開。

他以為紫色的微笑會夢也似的跑來就他。音樂一節，二節，三節……地流過。

他看見紫色的微笑花朵似的倚偎在黃色的樹幹上盛開着。

他看見紫色的微笑花朵似的倚偎在綠色的樹幹上盛開着。

在奶油色的樹幹上盛開着。在咖啡色的樹幹上盛開着。

望見他的時候，她却作着有刺的微笑，刺

痛了他的心眼兒。

一股怒沖沖的火氣無端地沖上了腦門。

「麗麗太可惡了——天下女人皆可殺！」

把煙蒂兒擱在地上，用足尖去踏旋的時候，他格外地用力，好像那踏在足尖下的就是可惡的麗麗，就是可殺的天下女人似的。

「如果再看下去，我的神經便要全部破壞了！」

他站了起來向外走，走了兩步，一個意念又使他退回去坐了下來。

「Boy！」

一個白衣的僕隸走了過來。

「先生！」

「威士忌！」

酒來了，他服毒樣的一連乾了三杯。

綠色的音樂盛開着花朵。

紫色的微笑盛開着花朵。

紅色的怒氣盛開着花朵。

「給她顏色看！報復！」

心兒突突地跳着。眼兒溜溜地轉着。

眼光在湖海的邊沿底一隅凝住了：那兒，有獨坐的人兒孤舟似的存在着。

她坐在聲浪以外的地方。

她坐在光波以外的地方。

她被人們遺忘地獨坐着。

她遺忘了人們地獨坐着。

無聲。無色。也無動作。

一陣複雜得分不清的情緒亂麻似的塞滿了

他的心胸：

覺得她是世間最可憐的人；

覺得她是世間最可愛的人；

覺得她是此時最可利用的人；

覺得她是此時最可慰藉的人。

她不願去分析這情緒了，便拔出了一管金色的自來墨水筆，撕下了袖珍日記冊中的一頁，

草草的寫了幾行字，教僕隸拿過去。如一陣風吹似的，把獨坐的孤舟似的人兒飄送過來。

「請坐！」他擺擺手說。

「謝謝！」她淡淡地說。

「請烟！」

「謝謝！」

噴出了一口淡淡的烟霧底嘴角有着淡淡的

味兒，透過了淡淡的烟霧着她的眼珠子是淡味的，她的眼角有淡淡的皺紋，在她的眉梢，髮

邊，頸項，手臂，袖沿，衣角……全有着

淡淡的味兒。

「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麼？」

「何必要知道我的名字呢？」

「爲了知道怎樣稱呼你呵。」

「我的名字多着呢！當我的青春如含苞的

花朵的時候，人們叫我做玫瑰，丁香，紫蘭，

白薇……這些名字都是你們男人給我的，他

們喜歡什麼便叫什麼。要是你高興，便隨便叫

我茉莉，素馨，海棠……也未嘗不可。只是

我的青春已如暮春似的要消逝了，恐怕再用不

着花朵似的名詞。我倒愛着——「晚雲」這兩

個字！」幽幽地吐出了暮春似的氣息。

「晚雲，太美了，像黃昏的詩意似的！」

「這是他最後留給我的名字。」又噴出了一

口烟霧。

「他是誰呢？」他暫時讓好奇逐走了一切情

緒。

「他已經和名字一同死了！」如一聲悠長歎

息。

這如一聲悠長的歎息，使他在幻覺中又如聽到了「晚上寂寞嗎？」的調子，便不自覺地說：「像很寂寞的樣子呢，你！」

「寂寞嗎？如果我還能感到寂寞的時候，我該是如何的幸福呢！只是我如今連寂寞的味兒也感覺不到了，有如一支麻木了的舌頭般生活着呵！」

淡淡的，沒有了任何表情的樣子。

給生活磨鈍了神經的女性，還有一個稱名

字一同死去了的他——他不覺對這淡淡的人兒

熱望起來了。

「去抓住這故事吧，絕好的使原稿紙變爲鈔票的資料呵！」

於是思量着如何去挑起故事的端緒。

就在這一刹那，他瞥見了麗麗紅得發紫的

小口噙着未燃的一支煙捲，望着他嬌嗔地笑，

望着他妖媚地笑。

他的心一躍。却又看見麗麗旁邊的高個子

擦亮了一根火柴，送到她煙捲的末端。麗麗吸

着煙後，捉住了眼前的大手掌，送到唇上深深

地吻着，同時望着他驕傲地笑，望着他輕薄

地笑。

一股夾雜着酸澀。熱辣辣。怒沖沖的滋

味，湧上了心頭。流到了鼻尖。沖上了腦門。

一口吞下了一杯威士忌，他伸手進褲袋裏

摸索。

「晚雲，你閉起眼睛！」他突然地說。

「爲什麼？」她有點莫明其妙地問着。

且等住吧， 不久我就要歸來！ ——宋寒衣——

且等住吧，不久我就要歸來，
我將騎一匹赤紅的栗馬，
踏着晨曦的霜露，
我將會借一星黎明底光亮，
從你等待的方向歸來。

那時，孩子們該還甜睡在床上，
水仙花還含嚮在夢裏，
菜園的籬笆門也還未開了，
牛羊還安睡在柵欄裏，
而你和村莊卻從朝霧迷濛裏醒來了。

你整個心靈等待的時光：
「那苦雨深深的夜裏，和那
白雪飄落的日子……」現在，如夢地過了，
我不怕露冷霜寒的季節，
要從你等待的方向歸來。

你該先打掃門院來歡迎，
並且要準備為我洗拭滿身的風塵，
然後我再為你講述戰爭的故事，
從殘暴到悲慘，人類的罪惡
都曾經一件件地刻入過我的心眼！

你再要為我預一椀藏久的芳醇，
還要備點兒新綠園中的菜蔬，
那些地土的風味，是征戰中最難忘念的，
因為我們都是個出身泥土的農民
總念它，就如總念故鄉的親人。

且等住吧，不久我就要歸來，
我將騎一匹赤紅的栗馬，
踏着晨曦的霜露，
我將會借一星黎明的光亮，
從你等待的方向歸來！

卅四年冬於重慶

「我送給你一件東西。」
「我從來不願意接受無故的饋贈。」
「你試把眼睛閉閉吧！」
她無可無不可地閉上了眼睛。
拿出了一條金頸項，便向她沒有衣領的頸
項送去。
金頸項剛接觸到她的皮膚，她便像接觸到
了什麼可怕的東西似的，驚呼了一聲，同時跳
了起來。
望見他手上的東西閃着黃色的光亮，她痛
苦地用雙手掩住了面臉。
恍惚四方八面都被引起了擾攘：好奇的，
問詢的，譏刺的，譏笑的——合成了聲音的刀
箭向他紛紛地投射而來。他感覺到似乎做了什
麼醜事般的，紅漲了臉孔。

倉惶地摸出了一張鈔票擲在桌上。
倉惶地拔起了蹣跚的步兒向外跑。
他不敢去看有麗麗坐着的
有一個聲音在後邊追來：
「孩子，麗麗是和你開玩笑的呵！」
他沒有理會，推動了旋轉的玻璃門走了
出去。
一陣急雨似的高跟鞋聲更快地追趕來了。
一支白嫩的臂膀蛇也似的從後面繞過來。
「親愛的朋友！這算是紳士的態度麼？」
「他媽的親愛！朋友！紳士！……去你
的！」
頭也不同，憤然地開了那蛇也似的臂膀
，也不管後邊一個人體踉蹌倒地的後事，便幾
個箭步走到了馬路中，跳上了剛開行的電車。

6
不知是幾點鐘，但知已是殘夜。
房子裏的電燈，兀自放着光亮：
照着停止了行走的座鐘。
照着小山似的堆起在煙灰盤上的煙蒂兒。
照着脫了節的金頸項死蜈蚣似的撒在床
前。
照着床上仰臥着和衣而睡的人兒：沒有動
作，沒有聲音，沒有了化妝品的顏色，在強烈
的電燈光下，慘淡的一具——

黃色人物塑像

一九四四·一月·十三日初稿。
一九四六·一月·廿五日校定。

病中散記

沈 微

文

壇

(58)

來到南方的第二個月，我忽然病倒了。

南方是一個好地方，這裡氣候溫暖，我們離開N城的時候，已是深秋十月；「濃播西風，人比黃花瘦」，在江南已是微微的感到嚴寒的腳聲，人們都在默默的準備着季節的轉變，可是南國的女郎依然是明媚的毛茸的裝束，天空藍得沒有一點雲，太陽亮麗地照着原野的土地，季節的溫暖很容易使人想起這裡已是呼吸着海洋的氣候了。那時我高興極了，我用濃是快活的語調給一個朋友寫道：「是在秋天，海濱的秋是美麗的，我們嗅着柚子，嗅着香蕉，朋友，我終於看到了海與南方，你能够想像我當時的快樂嗎？……」

然而寒冷襲擊着北國，寒冷也襲擊到了南方；在小溪的流水正甜蜜地輕吻着我們這一羣大孩子的腿肚，陽光底下，我們正洗着健康的日光浴，而季節却悄悄地變了。

也許是初來南方不服水土，或者就是太不經意於寒冬的襲擊，住在一些的朋友們都陸續的病了。前天，朋友P還用着帶笑的口吻說：「X，也許明天就輪到你了」。我當時堅決地搖了搖頭，我說：「我不會病的！」我記得我的嘴邊還有笑意，我多少帶了一點驕傲，我明白自己是強壯的。

可是我終於病了。就在我高高興興到C城去的那一天，南中國的原野括着凜烈的北風，我和朋友P一路的閒談着，心裏非常愉快；我們經過黃花崗，還到那裏去瞻仰了一會莊嚴肅穆的先烈的墓容，到達C城已是下午兩點鐘了，會見了一些朋友，又忙着辦一些事情，那晚上歇在朋友七那裏；三個人擠在一起，天氣冷，被條又薄，已是够不舒服了，一躺下來我便覺得全身發熱，頭有點昏。朋友七是個健談的人，他不圖告訴我一件事情，一直到全屋子的人都睡着了，他才躺下來。第二天一早

，我便回來了，白天無事，到了晚上溫度劇增，又是全身發熱，整個夜晚惡夢纏繞，幾次從夢中驚了醒來，這便一直繼續了一整天；人只覺得昏迷不醒，疲倦極了，沉重極了，到這時候，我才承認我的確是被病魔困倒了。

我一向是強壯的，幾年來在廣闊的土地上奔波着，眼前的一切不斷的在變動，情感上也經過了好一些波折，生活動盪得利害。然而在窮困的日子裡，病魔卻很少把我壓倒過，有時看見一些生活在一起的朋友們，整天在運動場上跳着跑着，可是經常的被病魔糾纏着不放，陰慘慘地，臉上患着嚴重的貧血症，我便多少覺得自己是有點驕傲的。「學學我吧，我永遠是健康的！」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朋友變拖着沉重的病軀由學校趕回家去，看着他那經不起風霜的體質，加上旅途的顛簸，我真為他的脆弱捏了一把汗。而因此我便似乎更喜愛起自己的健康來了。

兩年前的冬天，那時我還留在W城，我喜歡那一條清澈的小河，我也喜歡那一塊美好的土地。一個陰冷的日子，嚴寒統治着大江兩岸，我從我所在地的XX，帶着輕微的感冒跑回家去，一路上迎着凜冽的北風，晚上熱度變得很高，不斷的說着謊語，我開始躺了下來。病榻兩天，真使我苦惱極了。那時相北的敵人大規模蠢動，常德保衛戰正在劇烈的進行着，我軍英勇的阻止了進犯的敵人，「中國的史達林格勒！」報紙上用很大的標題刊載着，人們的臉上流露着勝利的喜悅，我一陣興奮，真想從床上跳了起來，可是病魔却把我困住了。

然而那時候究竟是在家裡，病了，雖則焦急卻並不寂寞，母親固然沒有離開過我，弟弟妹妹們也都在我旁邊，而留在W城的朋友也不時的來探看。我還記得我躺在那個關着陽光的小樓上，白天，和母親談一會話，夜深了案台上點着一盞明亮的燈，我有時便數着夜的脈膊，不着

際的想起一些老遠的事情，這時夜是靜得可愛，而我自己也暫時忘記了癢癢的苦惱。

第二天我拖着將愈的身體，回到克水的旁邊，我走上那座直立在那邊的小橋，打開窗子，陽光從外面射進來，房子裡被照得亮亮，我俯在窗旁，聽小溪的流水，看水底的游魚，面前的小山和對岸的苞蘿椰子，浴在陽光裡，眼前是一片明亮，我的病很快的全好了。

可是現在我是遠在南方了，離開家已幾千里；病了，想起「城離散」的友人們和留在大江兩岸的家，以及那一條清澈的河流，那一段美好的日子，我的心便充滿了懷念。「望盡遠山，不見媽媽的慈顏，」病中得家裏來信，說是一個多月沒有我的訊息，父親母親都在非常的掛念；又看到附來的照片，弟妹們的影子活潑潑地留在紙上，心裏又是高興，又是抱歉。每次遠行，父親母親總是叮囑了又叮囑，我呢？總以為自己強，經得起一切折騰；「好好地照顧你自己」，而我現在却給南方的瘧疾困倒了。

病中，感到非常寂寞，人也變得多感起來。我一向喜歡靜，而且也一向任性慣了；離開了家，而自己又不住的在變動，朋友們有很多漸漸的離散了，旅途中大部份的日子在動蕩中，我也從來不大感到寂寞，可是現在病了，冷清清的便覺得多少有點寂寞起來；尤其是不眠的夜深，所有的人都在睡了，房子裡黑漆漆的連一盞豆油燈也沒有，白天睡得够了，這時候懶度稍稍退，頭腦轉為清新，口渴了想喝一杯茶，或者想找個朋友談談，這時便真覺得寂寞。「和一切人都離開得遠了，」這思想苦惱着我。雖然健康一回來，寂寞的感覺也許會是短暫的。……

南方究竟是一塊好地方，寒冷很快的過去了，你看現在意外又是碧藍的天，氣候溫暖得很，陽光不久又會從那裏出來的。

照照鏡子，臥病三天，臉孔蒼白得難看，人是消瘦得多了；然而病魔總算沒有把我長期困倒，當健康回復的時候，我仍然要生龍活虎一般的生活下去的。

一九四五·十二月。

(接下第六十六頁) 和許多關於牠和從採用之駁論。在美學，面具首先由羅伯愛孟德羅斯運用於麥其 (Mackaye) 所作的 "Caliban" 之演出。從此而後，我們再見到吉迪斯 (Giddes) 羅斯 (Rosse) 賓斯 (Benda) 及其他諸人的面具，而且最近，歐尼爾 (Eugene O'Neill) 有一個劇本其中有幾個人物是要戴面具的。

我們可以把演員的運動樣式化，和給予他的姿態與行動以節奏，但仍然我們不得不考慮他的面部——這個自動的，過於直接的和不能轉變其形狀的容貌，依然是保留着與完全樣式化的對立。而那些不隨意的心理的「事變」正是發生於演員面部的，照克雷說，這種事變之發生常常極其頻仍而且是出人意料。但這並不是說，在運用面具的時候，我們必須採取趨向傀儡 (超人形) 的步驟，那意思不過是我們必須乞援於有最高價值的一種助力，以保存那必須存在於演技與姿態間的風格之統一。事實上，我們發現許多近代的面具有一種人類面部所不能匹敵的表現的力量，而且同時有一種真正偉大的風格。

許久我們近代的面具，其創作的靈感是源出於原始的黑人的，印地安人的及墨西哥的藝術裏發現出來的例子。甚至克魯普 (Hilde Krop) 設計的面具，也可以發現這種對古代的接近，這位藝術家太強烈地接受爪哇藝術的影響——而於這種影響，在荷蘭雕刻家賓斯的面具裏是極易於瞭解，而且時常在美國重演的。但除了他所設計的魔鬼的面具之外，大部份都差不多是對自然之直接摹仿，結果便缺乏表現力。顯然在面具裏，我們發現了近代劇場藝術的一條支流，這支派現在仍在其發軔時期，但可預期的這種過去曾為人所徹底理解的面具之使用，會把舞台最像提高到那樣一種理想的境地，比照說來，在那境地裏做鬼臉的演員之自然主義是會成為可怕和俗不堪耐的。

藝術家想實踐一種批評的企圖，或是一種需要漫畫化的概念，唯一可靠的方法時常是面具。如於果的面具給予法國的小布爾喬亞以一種美妙的漫畫，最後，如我們在前章所指示出的一樣，我們可以藉面具之媒介使演員與其環境聯系起來，從這方法，堅執着於佈景的統一之創造。雖則面具現在仍處于草創期，而其未來之發展會替劇場藝術產生重要的成果却是十分可能的，但我們應該時常理解牠的用途不應該普遍化，也不應該在沒有牠的位置的演出裏去嘗試牠。(譯自二十世紀的舞臺裝飾)

「四十歲人」

李若川

我的一個朋友今年四十歲了。他時常對旁人說：「四十歲人」。也許他這四十年的人生經歷是不平凡的。當他向旁人說起這句話時，睜着圓大的眼睛，向對方瞟了幾眼，從這眼光看來也好像是不平凡的。

正如他不高興談自己的家世一樣，對於他的童年生活，家庭環境，這裏我不再介紹，同時我也知道得不大詳細。然而他的出身，我要懷着跟他一樣驚直的心腸，不輕易向社會騙一頓飯來喫的私願，好像他忠實地寫履歷片一般，祇記下這一大串——已經足夠堂皇的一大串：兩中國最高學府法學系畢業，日本法政大學畢業，明治大學經濟系畢業，法國里昂大學畢業，巴黎大學犯罪系畢業，以及這大學的研究生，差一個學期也畢業了。

他從巴黎回國已經十多年。過去以前，還隱居在鄉下；多年來坐食坐穿，家裏一天天壞下去；在鄉下所做過的工作：當父兄，代人寫家信，草稿契據，或到城裏去領抄呈文，代幾個小學教員的朋友上課等；然而不祇解決自己了事，還要負家庭各人生活的担子。他一窮則變，後來變成農民種禾，種菜；賣鹹魚，賣鹽；和當過手車伕和碼頭的挑伕。

他從戴四方帽，穿禮服上課的博士班的學生，一變而為農民，小販，挑伕；這轉變的厲害，不但法國的社會所沒有，就是日本的社會也屬罕見！然而在他不覺得怎樣難苦，而且時日一久，這種生活已被他的堅韌的戰鬥所克服。他計算過：嘗試這種生活，恐怕有五六年的長久。

他有出來社會做過事嗎？倘如要在歷履片的會任職務的項目下寫些東西，那不過是縣政府一個還不到委任十六級的錄事，和審計處一個委任十四級的僱員，此外就空無所有了。因為他出來做事的日子很短，好像還不夠兩年時間。

他這個錄事和僱員，可說是他東西兩洋留學所換來的僅有的職位。他感歎地說：四十年來，十年是孩童無知時代，二十年學生生活，

十年飽嘗艱辛的日子！他費了二十年的功夫去讀書，希冀獲得一個好的將來，殊不知一伸腳出來社會，就踏足了十年崎嶇險峻的世道！這十年來，在他認為是一個重要的階段；因此，我想更詳細地描述他所走過的足跡。

他最初回到中國，住在廣州。當時有一位朋友介紹他任南中國最高學府的母校的刑法學講師，每週授課八小時，薪水自然不多。當時他的食住還很好，十足西洋留學生的氣派，用錢更不在乎。於是他嫌棄這個職位；第一，以博士班出身的資格來任講師，太丟面子；第二，錢又不多，反正不夠用。所以就索性不幹了。他等待着，另向別方面找尋着。他懷抱無論任何職業，要勾得上博士班出身的代價才肯去幹的主張。然而歲月在他的等待中靜靜地溜走了！他等了一年多，最後的幾個月，一則向家庭討錢來維持生活太不好意思，再則家庭方面的接濟也沒有那麼週到，於是他靠着職位的同學來幫忙。結果等了差不多兩年，依然還找不到一個他認為有代價的職位。

抗戰開始，社會起了動盪。他那幾個有職位的同學都失了根據。他不能再靠別人幫忙。同時又怕飛機空襲，於是回到鄉間去住。他本來中產的家庭，早已將所有的錢，孤注一擲地交給他帶到東京和巴黎化盡了！這次他回來，年邁的母親的哺養要靠他，一妻三子的生活要靠他，他如何能夠維持？這迫得他祇能夜夜回來歇宿，白天都是遊城，接寫家信，草稿一切典押的契據，領抄呈文。他為人挺老實的，人家所給他的酬勞多少，全不計較，一接過手就了事。有時費盡整天的心血，才得到幾角錢帶回家去。而且不是經常有寫的。所以不能養活他的一家數口。他行到各小學代朋友上課，有課時喫飽還有錢，沒有課時僅是喫飯。他每逢說到這時期的生活，委實太可憐了！那時物價已漸漸開始高漲，他的妻兒受到挨餓難堪的苦刑！有時由於昨晚餓斃，孩子們抱在空肚子哭到

天亮，清早起來還是噙聲地哭著。他也清早起來，因為怕聽孩子們的啼哭，連睡都不洗，用指頭塞住耳朵，莫大忍心地快步離開了家。晚上如拿到有錢回來，才好買米煮飯，否則將不知用怎樣巧妙的言語來哄抱孩子們的。這樣代課不是補助生活的辦法，而且沒有時常給他代下去！最後轉回鄉間當一名父兄，掌管大祖祠的錢財，辦理家族中的事務等；由於一來掩護了這名多書，回到家裏辦鄉事，已經給人瞧不起；其次他直腸直肚的，不會說話，又不懂得鄉間人們的心理與人情。所以他做了不久，就給人攻擊而辭職！還負了一身債務。

這時期，他到處來借債度日。不論是舊相識的，或新知交的，他爲了家庭生活的難措，孩子們啼哭聲的驅使，已飢餓的壓迫，都令他提起勇氣來向人們哀求。有些有錢人家，看他身爲一個留學生，既沒有出息，竟淪落到這個地步，用不屑的眼光來鄙視他，用冷寞的人情來拒絕他的哀求，反而有些窮傢伙，懷着絕大的同情心，對他的哀求，盡了自己的能力來滿足他，幫助他，勸勵他！他這樣地嘗受了人世的冷暖！他說：有時嚼着窮人家所送給的番薯或芋頭，眼眶禁不住要滴下淚來，他讓牠流到嘴邊，嚼着食物送到口裏去嚼着，但不知這淚的滋味是苦還是甜的。……

他在家裏最無法生活的時候，他的父親本來是由一個木匠匠家的，這時家裏遺留着一些做木的工具。他把牠拍賣了，今天賣一柄斧頭，明天一把盤子，賣完了，喫光了！他又跑到城裏去，這回他不能不丟棄他的母親和妻子，希望能夠養活自己；在城裏這熱鬧的商店等着喫早飯，那間熱鬧的商店等着喫晚飯。到天黑了才回來。他簡直像「輪豬」一般被人供養着。有一回他輪到一個富商那裏去，這富商是他小學時代同級的同學，如今是三四間金舖和兩間銀號的老闆。聽說他掌握全縣的財權，任何一個新縣長到任，必定首先走拜會他，以後的財政才能週轉和充裕。這次他留在老闆那裏等着喫晚飯，他們金銀界人真是珍饈百味的，每餐不是竹絲雞會羊肉，便是嫩獐狸或燒乳鴿，象牙筷子挑剔剔的，飯碗比茶杯大不了許多，席中的人很溫文的，食法又最細膩的。他們時常用奚落的眼光來掃射他，但他不顧一切，放大的喉嚨吞了四碗。吞完之後，他向老闆要求那十塊錢（那時十塊錢僅買得一斤多米），竟被老闆拒絕，而還給他申斥了一頓，他又氣又惱趕了出來。在歸途中，由於擔

氣充功着腸胃，倒把四碗白飯和美味的燒乳鴿噁了出來。

這無精的申斥更刺激着他的身體，他病倒了！一連過了幾個月，當病狀將告復原的時候，頭髮剝落了，耳朵聾了！眼睛腫腫泛着白光，腫仁一瞬間不知溜到何處去。說話時斷時續，而又很健忘的。他由於忠厚成性，不知機巧。本來老早就有人說他是神經質的。這次病後失常的形態加深。人們圍着他的面前，都這樣呼喚他：「神經博士。」

病好了！他的生活比從前更艱苦。也許他過去的困苦的精神，叩醒了一位兄弟的同情心。他借了一筆錢給他，教他種植生息。由於他會種種。施肥。耕耘。結果還是失敗。下一次他來種禾，但從插秧至收割的時間太久，他要借許多米來充飢。等到禾熟時，除了要還回一部份給人家，所餘的不够繳納田租，結果還是佃戶收回他的田。他又另找東家。再來轉行：賣鹹魚。混了幾個月，僅能混得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由於一次忘記了小秤買米，大秤賣出，就虧了好大部份的資本。他又來賣土鹽，最初還可以勉強維持，又是一次濕鹽買來，在太陽下走了幾天，乾鹽賣出，結果還是虧了本。他說：又是一次教訓，但每次都是同樣的。

那時，香港淪陷不久。距離他的家鄉五六十里有一個商埠，鄰近海洋，許多商船都在那裏停泊，許多物資祇靠人力輸送到內去。他傾聽了鄉間那些當手車伏和挑伏的人們回來說，比什麼都好入息。他好像馬上脚踏進財路一般的欣喜！叫了他最大的兒子，早一天趕到埠裏去，接得了貨，便送到城裏來。貨多則用載豬的單輪車，他拉着，兒子推着；貨少則用肩膊來挑，他挑多些，兒子挑少些。五六十里的行程，不是每次一天可以走完的。假如那次裏腹的東西不充足，或者走路提不起勁兒，便要兩天才可以到達的。然而他每次把貨運送進城，錢一得到手，便買些米，買些粗品的餚菜，意氣洋洋地跑回家裏去。那些日子他雖然付出很大的勞力來賺錢，但他的精神感到很痛快！不被人冷謔沒出息，不在人們面前乞憐。他就這樣幹了好幾個月。

最後還是鄉里們的同情與憐憫，和怕丟了祖先們的面子，讀飽書出來當挑伏。因此大家商議籌集一些盤費，並請另外一些同學作保證寫介紹信，給如今已做了大官的幾位同學，教他到曲江去謀事。由於過去也曾爲他籌集過許多次盤費，但人沒有動程，錢却拿來用完了！這次他臨動

程那天，鄉里們才把款項交給他。真的，他決意到曲江去了。

船抵遠清遠，一切用度超出預算，他的盤費差不多用盡了。他上岸來漫不經心地踱着。偶然看見縣政府所貼出的佈告上縣長謝××，跟着他憶起在日本時有一位謝××同學，和自己最相好的；但許多年不通訊息，不知是不是他。他心裏想：如果是他，會了面，總能叫他幫助些旅費。於是走到縣政府去訪縣長，第一次傳達來回報，說縣長還沒有來上辦公；第二次走到傳達室，他則不說要拜訪縣長，而向傳達來一番如下的詢問：你們的縣長是連平人嗎？傳達搖頭否認；你們的縣長是日本留學生嗎？傳達也搖頭否認；你們的縣長是身材矮小的，說話很伶俐的嗎？傳達更搖頭否認。他以為不是他的同學，便離開了縣政府。回步抵碼頭時，船已啓行了。他一直追趕上去，船還沒有靠岸，急到他要快步跳上甲板上，弄得他脚上所僅有的鞋子跌了一隻落水，好快被急流沖開去。隨後他還在船上挨了一天半，又因一隻鞋子不能再穿，結果赤着耕田佬一般的脚趾踏進曲江城。

到了留日同學會，看見各同學捐款芳名的扁額上寫着：謝縣長××捐一千元，他狼狽地瞪着足，一股悔氣充塞着他的心：這是不逐一去問那個傳達好，爲什麼連傳達都來欺騙自己？他又說：又一次教訓。每次都是不同樣的。

在曲江，假如每天都得遊幾次街，或者索性在街上站一兩個鐘頭，很隨便可以遇見這樣的一個人：平頭裝，潤扁的臉譜，圓大的眼睛，泥土色的肌膚，穿着油漬斑斑的舊公務人員服，走起路來臂膀彎曲地掉掉的，好像船伏把槳的姿勢。是這樣地走着；有時從長樂村走到十里亭，又有時從河西走到轉水，而且每天不止一次或兩次的。他就是我的朋友「四十歲人」。

他走着，找尋他的飯餐，找尋幾十塊錢飯餐的代金，甚至找尋每次飯餐固定的地方——工作崗位。

他在街上碰見許多以前的學同或朋友，他們一個個都升了官，賺了錢，有了家；他所感應的是新的刺激，新的矚視和煩厭，新的同情和憐憫！

他第一次拿了各同學的介紹信去說明，以後還不知拜訪過若干次的一位同學——留日時代共同荷包共同換衣穿這麼相投的同學，如今已做

了少將處長。但他還等待了相當時間。最後不曉得那位處長受良心的譴責，還是嫌他糾纏得煩厭；才間接又間接介紹他到縣政府當一個幹事。他滿足了！異常勤勉地依時返辦公。爲他同情和憐憫的人知道這種情形，心懷好像放下一件東西似的感到慰藉！還滿以爲他這樣按部就班地幹下去，自然可以獲得他所祈求的願望。不料他祇幹了兩個多月，竟然還呈辭職了。許多人追問他辭職的原因，他以如下的話來答覆：薪水又不多，養得自己一條身算怎樣？我不消這些氣！那些小子們科員，年紀二十來歲，我好命兒子都比他大，論程度祇是初中畢業，最多高中讀過一點兒。他們時常起好了稿，命令一般擲給我：「你抄好牠」。我怎能抑壓住這些氣？我年紀比他們長這麼多，東半球走過，西半球也走過，見聞都比他深遠。但他們却不把我看眼裏。這這碗飯精神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就索性不幹了。……

又來到處長等借債的門徑，找尋喫飯和投宿的地方；時常喫了早飯還不知晚飯在那裏，睡今夜明天的牀還不知在何處。油漬斑斑的上衣破爛的，用粗白線縫補着；褲子穿了大洞，用水草打成繩結綁紮着。風度路路東西兩河，處處都有他的足跡，他也曾一次又一次去拜訪過那位少將處長，可是處長祇得一次又一次支吾過去。記得最後一次因爲我也有點事情，請求處長幫忙，於是叫他領了進去。介紹暗談之下，處長答應我的幫忙，反而拒絕他的請求。他悲忿極了，臨別時上意識地嚴詞指責處長：你不照顧我也好，但不能辜負許多同學們的盛意，他們每一封信都說你該幫助我。……還記得在日本時期嗎？你的西裝不夠穿，時常穿了我的漂亮的西裝上咖啡店。如今做了大官，就不識我了。……

從此處長的辦公室少了他的足跡。

還是最先有人介紹，他才有資格高攀另一位處長的門。這位處長感到他過去是自己的學生，一方面胸懷洋溢着同情心，可憐他的境遇；一方面賞識了他從法國帶回來十多年沒有問過世的犯罪學論文，便叫他到他的審計處工作了——一個委任十四級的僱員。他到差不久，發現所環繞着處長的幾個人物——即是處長所最信任的幾個人物，沒有一個有足夠堂皇的學歷的。於是他心裏想：處長過去在教育和文化方面貢獻方面，都有着一段光榮的史跡；假如將來有什麼高升，這些人怎能代表處長出席參加什麼會議，或發表什麼意見呢？他最後決定找個比較適當的場

會。對處長提議「下野」但又想起古人的一句話：「可以言而不言，失仁；不可以言而言，失言。」因此不知處長能否接納他的話。他躊躇够了！終於得到一個他認為適當的場合，將意思在處長面前提出來。處長直截地回答他：「我不崇尚學權，那個有才幹，啊得我日子久，我便信任他。他的下意識的話匣子又打開了：我四十歲來哩，如今還是委任十四級，如果將來還是一級級地委下去，我到老都沒有辦法出頭。處長聽了他的荒謬的陳述，沉着臉孔警告他：假如嫌職位低，你想怎樣，將由你吧！他毅然決然了：那末下次有機會，再請處長提拔！我要辭職了！這樣在十二月凜冽的寒風裏，他沒有多一件厚衣，就捲着魚網一般的破被帳溜走了。

以後還是無休止的在生活的海裏飄蕩着，做生活的俘虜。生活教他低頭，教他下心，教他做了許多流汗出力而代價很低的工。有時做他歸來，搔首蹙足的時候，想着那次對處長的「失言」，真是太不應該了。最後他還說：想不到處長原來是這樣的人，又是一次教訓，但每次都是不同樣的。

他究竟一個怎樣的人？雖然有許多人認為他患了神經病，但是很輕微的，還可療治的。他時常說下意識的話，然而也許是他的人性的表現。對於他的個性，他不會拍馬，捧場；不會花言巧語，甚至一句討好別人的話。他的為人有許多弱點，但也有不少優點：他有着孩子的天真，詩人的爽朗；有着學者的謹慎。丈夫的氣魄。他最主要的長處是忠實：他遇到朋友必定借錢，假如他說過什麼時候清還，到了期限必然履行這個信約。他的衣袋裏永遠是空着的。時常在這個朋友處借到錢，拿去還了那個朋友，而自己的衣袋依然不名一文的。對於他的學識的能力，當然有許多短處，但也有不少可取的地方：一筆端正雅麗的書法，獨有見解的法學論文，和一口好漂亮流暢的日本話。

自由江淪陷後，我沒有得到他的一點訊息！雖然我經過許多日子在淒涼的曠野裏奔跑着，但我沒有忘却他，更加懷念着他的為人，他的生活，直至勝利歸來的今天。

他如今在什麼地方？被戰爭的炮火遺棄了在荒山漠野裏，孤獨無伴地流浪着？還是隨着凱旋的歌聲捲回到都市裏來，在另一種生活的洪流中浮沉着呢？

一句話：他到底還是好人。不過在如此人間，他彷彿忘了記本身的職責，自己違犯了社會的罪，人情的罪，致令受種種慘酷的刑罰！自己是犯罪學者，但他從來沒有把自己提出來審判過。

我祝願他！英國人不是有一句老話？人生始於四十。他應該深刻地認清自己的過去，重新起來，朝着自己所要走的的方向開步。

我希望他！放開東半球走過，西半球也走過的遠大的眼光，把四十年來的歲月當作人生的驛站，爬起來瞭望一下前途的遠景，如果還有須要自己爭取的話，豈起永不倒下去的骨樑，伸展寫過法學博士的論文，也當過工人車扶的臂膀，重新來和自己的事業擁抱。

我警告他！世間的人類不是每個都像他這麼忠實的。將來還有許多許多的教訓，而且每次每次都是不同樣的。雖然他的見聞比別人深廣，雖然他是「四十歲人」。

請閱中南中國的標準報紙

特別優待
聯合訂閱

中山日報

特別優待
聯合訂閱

宣揚國家政策 ★ 表達民衆公意
奮發建國精神 ★ 改進社會風氣

言論公正 消息詳確
副刊精彩 廣告宏效

社址：廣州州光復路四十八號
電話：經理部二九七五號 總務處一三六一號
惠愛路辦事處：惠愛路中二十五號

戲劇的衣飾與面具

趙如琳譯

顯然支配舞台裝飾之創造底理論，必定同樣地應用於衣飾。一種「歷史的衣飾」決不應是依照那時代的資料中的圖片之表面的抄襲。如像在裝置的情形一樣，衣飾的仿製必須代以一種解釋——一種一般的特性之解釋。

歷史的衣飾，舉例如像 Racinet 和 Hottenroth 所設計的，顯然其目的在飾可能沒有特性。依據其整個的細節，最煩瑣的外表和最本質的外表製作而成。因此，參攷資料必須在其他的方面去處理。

衣飾的飾物館，和那時期的繪畫，本刻和彫塑是最好的泉源。在這種方法裡把那時期研究了之後，最優良的藝術家便會把那些資料放在一旁，甚至試行去忘記牠。祇有在這一種方法，我們纔能藉一般的特性，其剪裁，其輪廓，把喚起牠們所由設計的時代底那些衣飾創造出來。

創造衣飾時，藝術家決不要害怕誇張，正如最好的肖像時常是近於諷刺畫，因此歷史的衣飾底創造，時常必須將其形式改變以顯表達其特性。再者，在衣飾的情形裡，劇場之特殊的視覺條件是必須顧及的；因為，觀眾是坐在離開演員相當距離的黑暗中，而演員活動於很大的光亮空間，衣飾的性質是很容易失掉的。結果，衣飾必須由藝術家無論用那種人工的方法去增強牠。

對於輪廓或側面像以表達特性的方法，那即是說，藉比例的方法，必須加入色彩以增加其心理的要素。此外，衣飾的表現大抵是靠著其組成的質料。在今天，我們會譏笑歌劇裡的衣飾，那些天鵝絨及金色的絲綢，因為在我們看來，這些衣飾似乎祇應是狂歡節裡所專用。近代去劇場時常用廣告的顏色去替代從前的樣素的色彩，而且用布草的衣裳的替代衣飾的太華貴的質料。廣告顏色和布草衣裳——由是事件事體都解決了。佈景的整體結果便更像一種即興的學生哥兒的假面跳舞會，或是在舞廳裡的化妝跳舞。有人會懷疑，起這種種印象的却時常是那些極端近代的演出。

假如永遠穿著絲綢和天鵝絨的世界在我們看來似乎是背謬的話，那末立刻可以說，一切的人類都穿著布帛也是同等地可笑，在過去人類大都

穿皮革和羊毛，而這兩種質料在舞台上絕非可笑的。然而，在衣飾裡所追求的決不是這種種材料的實質，而是這種種材料所喚起的佈景印象。如其印象是可以從布帛產生的話，那是最好不過的事，但布帛決不應運用來祇代表布帛，而不能表現更多的意義。

有了這樣一個前提，物質在近代劇場之運用底全都舉問可以由此產生了。

近有階級區別的瓦解帶來了一種趨勢，便是逐漸傾向於服裝的劃一，簡言之，傾向於衣服的制度化。我們再也不能從一個人的衣服的剪裁，帽子的正和歪，和他所用的顏色去顯出那人的職業及其在社會的地位了。我們時常忘記以前的事實是另外一種不同的東西，在目下這時代，我們時常忽畧去區別我們的形狀。每一種衣飾都表現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一般的解決是不適用的。

另外有一種不調和可能破壞衣飾與舞台裝飾之間的統一。例如，如果預想在一種用巨大的體積底裝置裏，運用極小的細節充滿飾物的衣飾，在舞台裝飾與衣飾之間的分離立刻便產生出來。造型的統一與色彩的統一必須為整個裝飾概念的統一所支配，結果從同一的樣式化的理論會產生衣飾和裝置。祇有如此，衣飾與裝置才會擁有與整個演出相同的一般性和相同的風格。

再者，這種風格不應祇停留在紙上，而必須實踐於衣飾的實際執行中。假如那設計為舞台而作的話，除非牠是被實踐了否則未完成的。我們時常看過許多非常精美的衣飾設計，實踐時却完全變了樣子，而製成衣飾祇有一點兒類似藝術家的設計——他的企圖之一種簡陋的易見的反映！為什麼畫家所預想的衣飾會發生這樣特殊的現象？那是因為畫家在牠的設計裏，沒有考慮演員之活的軀體的急切需要。畫家用構想他的畫相同的方法去構想他的衣飾，而不從運動的觀點，特別是衣飾必須經歷的軀體的進展的觀點去構想他的衣飾。他佈置些美麗而線條，和組織可愛的色彩之調和——而後來却很奇怪地發現演員實際所穿的衣飾完全沒有這一切。這畢竟是一件重要的事體，衣飾愈趨樣式化，那即是說反

自然主義的，藝術家便更其必須去研究他的樣式化當與活的軀體的運動聯合時將會遭受的變形。我們已經見到立體派的衣飾，其模型却非常有趣，而在執行時牠的立體主義便回復成一種毫無意義的裝飾物，不再與牠所預想表現的樣式的概念一致。Larianoff 爲「Chouy」一劇而設計的衣飾便是非常顯著的例証。如果把這個藝術家的設計和已經實踐的衣飾比較，設計裡所企求的造型的立體主義與實踐裡的純粹裝飾和差不多存在的立體主義之間的差異便清清楚楚地看出來了。同樣地我們很難想得出 Canucharova 夫人的衣飾底執行方法，因爲她的衣飾是依然保存着設計的嚴峻的樣式化。

一個人研究這事情愈深刻，他便會愈明白一種真正的衣飾之創造，祇有一個出發點。那出發點便是演員之活的軀體。根據於軀體運動所呈現的可能性而創造，則衣飾的樣式化無論在任何方面和任何程度都是可能的。於果爲「羅蜜歐與朱麗葉」而設計的有趣的衣飾便是一個卓越的例子，他的衣飾之樣式的效果是根據於腿部和軀體之優美的輪廓底著重的。而在這方面，着重於軀體某些部份的民族性的衣飾及其願望，可能提供許多有價值的教訓。在於果的衣飾的情形裏，樣式化是與演員之樣式的運動調和的。於果在其他的演出也創出了許多聰明而又可驚異的衣飾的變形，例如爲「Les Mares de la Foudre Eiffel」而設計的那些可愛的衣飾。那些改革是忠實地處理的，正因爲衣飾變形其本身完全是爲了牠所必須適應的軀體而設。

由是，懂得如何去服從活的軀體所立下的法則底藝術家，可以自由去運用各種的狂想。有了這種保留條件，我們便易於理解那些衣飾的模型，在這些模型裏，反映出各種不同的趨勢。首先，在本世紀開始時我們有了裝飾的樣式化，到了比林斯基 (Bilinsky) 設計的衣飾，依然是一種裝飾的樣式化，及後，有華爾塞爾 (Karl Walsert) 的優美的印象主義，或是漢蒙德 (Audrey Hammond) 漫畫派的手法，徒巴克斯特起，裝飾與色彩之豐富的狂想記號於舞台，而在其近代的門人手上且一再沿用。立體主義，如像羅斯寧爲「斐特兒」設計的衣飾中所見的，甚至機械主義也侵入劇場了。假如缺了構成主義的話，那也許是因爲極難於依據骨格的構造去構想衣飾。

然而，現在有一種趨勢其目的在把實際上是相等於舞台的構成主義

的東西表現於衣飾裡。「Bauhaus」一劇的理想，嘗試去實踐這個目的，把演員轉形爲一種有生命的，有關節的玩偶，這班 Bauhaus 的藝術家創造，在其處理純粹建築的創造及有時甚至在舞台裝飾的領域裏是非常有興趣的。他們並不以此爲滿足，而似乎缺乏辨識力似的，再嘗試去把衣飾屈服於那些與牠絕不適合的法則。由是，在許藍姆 (Oskar Schlemmer) 看來，藉劇場的衣飾使軀體變形是祇能有四種方式。

或者遭遇的立體空間之法則可應用於軀體的方式，在那種情形裡頭部，軀幹，和四肢都轉形爲立體的方式，這結果是成爲活動的建築物；要不然軀體的方式誇張其機械的功能，在那種情形裡我們有的是蛋形的頭，花瓶似的軀幹，和球樣的關節等等，這結果便成爲有關節的玩偶；再或者，衣飾表出空間的軀體活動之法則，而結果便成爲一種技術上的機械；最後或者人類軀體的方式是象徵化了，例如以十字架形成脊梁和兩肩，加多其他的方式象徵頭部和手臂等等，結果便成爲非物質化。

這些結論的錯誤是太顯明了。依照許藍姆的實驗，我們離開了愛披亞所理解的是多麼遠呵！他指示給我們，演員的軀體在舞台上之成爲有生命完全是因爲他的活的方式對於環繞他的建築的法所產生的對照。在 Bauhaus，由一大堆完全可笑的操科學的用語掩蔽着，以致完全失敗於不能供應軀體的需要。這些關於衣飾的理論之幼稚的結果，可在「Triadisches Ballet」中發現其例証。在那個例子裡，衣飾與囚在衣飾中的可憐的軀體間之對照是極其難堪的。這種實驗之偽科學性在其所謂藝術之「理智化」中更爲顯明，而其理智化實在都把理智的水準一般地降低了。

與衣飾的樣式化調和的另一個更其有趣的趨勢，便是戴着面具的演員之重行介紹進演出裡。面具在劇場史裡扮演的角色這問題太廣闊了，而且離開本書之目的太遠，我們姑不在此討論。希臘的古典劇場是與「面具」這名詞同義的，且在西歐的舞臺上，面具的使用與面具喜劇而繼續傳至我們現代。至於某種東方的戲劇方式，牠的使用更成爲從古至今的一種不斷的傳統。在我們這世紀的面具之復活，有了不少的提倡者，其中且有人把牠實踐地應用於某些特殊的劇本。在這些人中，戈登克雷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個，對於那些有興趣於這個題目的人他的著作和關於面具的文章是包括了關於這題目的極豐富的知識，（接上第六十頁）

遷善堂
始創珠珀八寶

臨蛇散

專治 兒童急慢驚風
老少風痰良藥
居旅常備永保平安
總發行：廣州漿欄路
佛山聚龍東
（証廣字壹壹四號）
著名一鞭鹿肥補腎丸

位元堂 獅子血

養陰丸

肺癆久咳
陰虛內傷

專治

民國三十三年改換新裝

粵桂各藥房均有代售

（以補血而不燥）

腦培元對於精神
衰弱胃口不開小
兒先天不足婦女
月事不調等症効
力偉大

◀總經理▶

廣州十八甫路四十八號

惠民藥行

八百載規行

太上皇香梘
天上天香梘

廣州海珠南

電話：一三六一

著名

永樂大茶樓
蘇滬美點 日夜茶麵
小食飯品 源源供應
正舖漢民路 電話：一〇〇五七
支店一德路、電話：一四九四二

國泰大酒家

茶點小酌：價廉物美
婚壽慶典：能開百桌

地址：惠愛中路大新公司三樓

電話：一四七四四
一七九四零

上海

大 同 枇 杷 露

枇杷煉製
晶晶可貴
既能治咳
又可療肺
早晚服食
護喉保肺
避除口氣
預防喉患
清潤芬芳
齒頰留香

△代售處各埠藥房▽
大同藥行製造

三百餘
年老牌

何明性紅丸

功用：
治撞紅。清熱毒。解淫穢。
瀉積滯。滑大腸。除百毒。

總經理
廣州三行

利華藥房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八一〇四號

定價每樽貳百元

成 家 鞋 和

新型款式
材料精美
誠實宗旨
光顧便知

廣州德西四二九號

吳志記鞋廠

工作精美 用料上乘
款式新型 人人認識

總廠下九路電話：一五七二六
支廠靜海路電話：一二六四三

天工名貴禮券

環球化粧品用品

下九路電話一六一五二

省 澳

顯記餅家
原塘蠔油
幼滑香蝦
蛋奶大光酥
攪仁猪油糕

廣州第十甫路電話一四八四七
四七四七

\$100

社 報 記 廣 新
總發行所
廣東省城西關第十甫路